





鄭鏗曰說者謂天子有社稷諸侯受命於天子則有社稷封人掌設王社墳而不及稷乃為諸侯兼設社稷之墳何耶余以為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為民立社曰大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為民立社曰國社觀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天子之制有社而稷從之自漢以來謂之大社大稷若夫王自為立社四方各以其色之上冒以黃明為天子之有土是為土示而稷無預焉封人所設之社墳謂地茲所以不立稷也至若諸侯之有功德者天子乃取王社之土各因其方苞以自茅使之立社稷是為侯社封人不為設墳也惟其為民立社則必立稷乃為之設其社稷之墳使之有土穀之神則知務農重穀矣。陳氏曰王社侯社皆不置在也大社國社有稷備。陳氏曰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稷配以柱甫辟又善社以養其功利足以侔社稷王與諸侯皆三社二稷其位則中明之右社主陰故也其位則北面社向陰故也其飾則不屋記所謂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是也其表則木牌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主則用石為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先儒之說蓋有所受先王之制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歌載麥秋報歌良報此祭之常也九天地大裁之類祭大故大裁之彌祀后行有宜宮成有鉅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用甲其他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災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駝其祭血祭其罇大壘其樂應鍾其舞佻舞其鼓靈鼓凡此皆因禮樂以致其義

社稷之職

成曰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鄭鏗曰諸侯當特社稷之節又應此稷



而不祀社人則令之使無敢廢職如是則其國之民亦為社事而
單也里為社田而為社祭而共祭盛亦不敢失其職也劉氏
曰封人既設其壇令五人
曰五方之土崇其理焉人

史氏曰大司徒設屬所以教民者已備然後得以立社稷之壇
奉社稷之牲牢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然均是神也曷先於
社稷蓋有國有家者當以土地為重孟子言諸侯之實必以土地
居首記亦曰家主中饋國主社豈非國家所重有在於土地乎

九祭祀飾其牲設其福謂備置其饗也共其水祭也

王昭禹曰飾謂飾以文綉。陳氏曰小子九沈辜侯饗飾其牲羊

入九祭祀飾蓋校人飾幣馬飾黃駒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續成

曰飾謂刷。鄭康成曰福設於角銜設於鼻如馱狀也飾以絲其

也。鄭司農曰綉者牛鼻繩以牽牛者今時謂之繩與古者同名

皆謂夕牲時也。鄭康成曰水臺給殺時洗薦牲也。賈氏曰水以

薛氏曰祭祀以牲為大故王於命官而養則齋戒沐浴而朝之其

於卜日則禱毛言而育之至於祭之日則親牽牲而入于太廟未

入則迎于門既入則執其引以鬼神之所敬享者在是也夫以萬

乘之尊而從事於牽牲之禮一直毫不備則無以嚴天子之禮飾其

牲者崇其儀也設福衛者防其醜也置其綉以備用也共其水齊

以致祭也。王氏曰封人臺掌設王之社壇封疆而樹之則以飾

土事為職故使之飾牲牲以牛土畜故也

歌舞牲及毛炮之豚

鄭康成曰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敬神也。鄭司

農辨其牲云毛炮之豚爛去其毛炮之以備八珍。鄭鏗曰說者謂

所飾者牛牲則所歌舞者亦牛牲耳又及毛炮之豚何也八珍之

物豚豚居其二其法則聚豚而封之實聚於其醜焉焉極凍以稱



檢調以醴醢然後成祭祀則用薦羞之豆實此致美之尤至安得不歌舞以致之

九按紀實容軍旅大盟則飾其中牲

易氏曰夜紀有奠牛賓客有牢禮積膳之牛軍旅共犒牛大盟有載書之牛其牲皆如祭祀之飾敬其重也○鄭鍔曰夫牲取可以為禮足矣乃每每致飾然後用何哉蓋文有餘而物不足失之偽物有餘而文不足失之野欲華實相副則飾不可闕

鼓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晉氏曰至教六鼓四金亦是教官故在此○陳君舉曰鼓人舞師不諫示伯而諫司徒蓋亦野用之也○九野事則為之

鄭康成曰音敔五聲合和者○賈氏曰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史

氏曰鼓專於陽金為西方之物有陰之義九進皆鼓九節皆金陰陽之義不可偏廢也○鄭鍔曰此教六鼓四金則不止於鼓又况小師掌教鼓敔敔亦堂楹鼓注軍指為鼓眠瞭不可也若教眠瞭亦不過奏樂之際可節聲樂耳乃若軍旅田役安用彼為哉○賈氏曰節敔樂者雷鼓靈鼓路鼓晉鼓也和軍旅者即葭鼓鼓軍事也正田役者藝鼓鼓役事也○史氏曰聲樂之作綴兆舒疾以是節之軍旅之起坐作進退以是和之田役之興往來甘苦以是

正之

教為鼓而辨其聲用

鄭鍔曰能知敔者或不能為雷能制器者或未必能知聲鼓人知敔者也○韞人為鼓者也為鼓者大小長短儻不中度則知聲者欲其聲不爽可得哉故上言教擊鼓之法此言教為鼓而用之之法

Black

3/Color

White

Cyan

Blue

OPCARD 101 v3

然則教為鼓者教轉人為之先儒謂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則失矣○易氏曰以六鼓聲用攻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擊鼓專用於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至宜氏則用之以歐猛獸矣路鼓用於鬼享至大司馬則用之於教戰大儀則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之鼓鼓維鏞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又鼓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矣聖之聲用各有所主所以不容不辨

以雷鼓鼓神祀

鄭康成曰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劉城中曰按大司樂

以靈鼓鼓社祭

鄭康成曰靈鼓六面鼓也○劉城中曰按大司樂靈

道有形可見而靈者神之降而有驗故名靈者以鼓社祭則宜言鼓神祀鼓鬼享不言地示乃曰鼓社祭何也記曰社祭土而主地蓋社者地神之尤貴言社則地示見矣夫觀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亦只言以血祭祭社稷意蓋類此

以路鼓鼓鬼享

鄭康成曰路鼓四面鼓也鬼享宗廟也○劉城中曰按大司樂路

鄭鑄曰先王之禮道大而無所不通而路者道之大故名路者以鼓鬼享則宜

史氏曰天神之祀用雷鼓雷固無形主乎陽后土之祀用靈鼓靈固異神主乎陰宗廟之祀用路鼓路固為大主乎祖

以鼓鼓軍事

鄭鑄曰國之大事莫大於戎鼓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其聲尤大鼓大也○史氏曰聞也字或為賁賁亦大也故宜用以



鼓軍。○易氏曰：大司馬所謂諸侯執鼙鼓是也。
以鼙鼓鼓役事。

鄭鑄曰：用民之力宜緩不宜急。鼙鼓長尋有四尺，偃句，齧折其役。
尤緩字，或為臯，臯亦緩也。史氏曰：鑿高也。役，事亦故與象共開也。故宜用以鼓役事。

賈氏曰：詩云：鼙鼓弗勝，起役止役，皆用鼙鼓也。

以鼙鼓鼓金素。

鄭鑄曰：金素者，西方之敵陰之屬也。陰以退為主，陽氣薄之乃進。
晉鼓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宮者三之一，上三正，其名曰晉。
晉准也。以進為義，故宜用以鼓金素。○史氏曰：金素，編鍾以是發
之樂之始，作准而未已也。○賈氏曰：作樂則先擊鍾，故鍾師以鍾
鼓奏九夏。注云：先擊鍾，次擊鼙，鼓則是擊鍾後，即擊鼓。故云：以晉鼓
鼓金素。

王氏詳說曰：路鼓用之於人鬼，至司馬教戰則王執路鼓矣。晉鼓
用之於金素，至司馬教戰則軍將執晉鼓矣。鼓用之於軍，事至
辟雍，休樂則鼓鼓維鏞矣。鼙鼓用之於社祭，至大司馬用之於祭
地，是又不止於社祭也。路鼓既用之於人鬼，又用之於教戰，至
大僕建路鼓于大寢門之外，是又不止於人鬼與教戰學也。固知
六鼓之為用，不必知六鼓之為制。

以金鈔鑄和鼓，以金鐃鑄角節鼓，以金鐃攷空鼓，以金鐃鑄通鼓。
王氏詳說曰：四金之名三見於大司馬，惟鈔之名不見於經內。見
於漢之太子樂。

鄭康成曰：鈔，鈔于也。圜如椎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陳氏曰：國語曰：戰于丁寧，徹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具王親鳴
鍾鼓，丁寧，鈔于振鐸，則兵法固用鈔矣。○王昭禹曰：以金鑄和鼓。

鼓鳴而和之

鄭康成曰鐃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司馬職曰鼓行鳴鐃。賈氏曰按詩鉦人伐鼓鄭注以爲軍行所用與此不同者以其動靜俱用故也。王昭禹曰以金鑄節鼓行而節之。

鄭康成曰鐃鉦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上擊鼓司馬職曰鳴鐃且鉦。賈氏曰按左傳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哀公傳陳者言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是進軍之時擊鼓退軍之時鳴鐃。王昭禹曰以金鑄止鼓鼓退而止之。

鄭康成曰鐃大鈸也振之以通鼓司馬職曰司馬振鐃。賈氏曰此是金鈸金舌故曰金鐃在軍所振言通鼓者兩司馬振鐃軍將已下即擊鼓云通鼓也。王昭禹曰以金鑄通鼓作而通之項氏曰四金惟金鐃用於樂餘皆軍事此以大小序鐃大於鐃其形圓鐃小如鍾鐃無舌鐃有舌。

鄭鐃曰古人之制有鼓以你樂必有金以止之其說以爲鼓之擊也無以和之則其聲單出而無鏗鏘之美必和之以金鐃鼓之鳴也無以節之則其聲大長而無節奏之次必節之以金鐃鼓有時欲其止鐃鳴則擊者必休息而不作鼓有時欲其通鐃鳴則擊者必急疾而不徐四金用於六鼓猶陰之於陽水之於火相濟相成說者謂鐃有淳和之意故可以合鼓鐃有獨立之意故可以節鼓鐃有堯然而高之意故可以止鼓鐃有絡繹不絕之意故可以通鼓理或然也。

九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諸舞者

黃氏曰祭祀百物之神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者。鄭鐃曰或謂祭祀用舞固不止於兵帔此所鼓者二舞何也天神地示人鬼皆

鼓人所當鼓而不及百物之神彼其神之小者有用兵舞被舞之時雖止於二舞故人亦當鳴鼓以作之也神之小者或能為人捍患故用兵舞或能為人除去不祥故用被舞兵舞本用於山川被舞本用於社稷小神之功或近似之所以得而用焉。易氏曰舞師言凡小祭祀則不興舞今以兵被而用於百物之神何歟苟有功於民載於祀典則非小祭祀也。

凡軍放夜鼓擊

御康成曰鼓善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鼓。養牛三通為晨戒。且明五通為發明。御鑄曰軍放所止尤以防夜為急。鼓人之鼓擊所以警兵也。其鳴之聲所以致其憂戚之意。鼓擊者其聲也擊

軍動則鼓其衆

賈氏曰軍動則行前向陳時。項氏曰鼓其衆作士氣也。經曰鼓人皆三鼓曹劌曰一鼓作氣。

田役亦如之

賈氏曰田獵合圍之時必擊鼓象對敵故大司馬云鼓遂圍禁。

救日月則詔王鼓

項氏曰日月為月勝故食於朔月不受日光故食於望是皆陽為陰所勝故鼓以救之助陽氣也。王親鼓之故人詔之耳。賈氏曰大僕云軍旅田役贊王鼓注云佐擊其餘而又云救日月亦如之。按上解祭日月與天神固用雷鼓則此救日月亦宜用雷鼓。八面故大僕戎右俱云贊王鼓得佐擊餘面也。王昭禹曰日月之薄蝕陰陽之進退人事何與其間哉而古人有救日月之禮蓋其以裁

成輔相為事則陰陽之運有不由其道日月之明有不用其行必
反之哉成輔相之事焉王之於日春朝不廢朝王之於月秋莫不
廢夕則其於救日月而鼓之固王之事有司特詔之而已

大夜則詔大僕設

鄭康成曰始廟及變時

王昭禹曰自雷鼓至通鼓則鼓人之所辨自九祭祀至亦如之則
鼓人之所鼓自鼓日月至大僕鼓則鼓人之所詔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舞徒給綴復能舞者以為之○賈氏曰掌教野人之舞
亦是教官之類樂師亦教舞不在此者彼教國子與樂官亦須合於
神儀入春官也

掌教在舞師而舞山川之祭祀教較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
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呈舞師而舞平肆之事

賈氏曰掌教野人國有於山川等則舞師帥領往舞○王昭禹曰

在舞于舞也山川為國阻固故以于舞之干之言扞也○史氏曰

較舞較五采備如較○王昭禹曰社稷土穀之神所以生養人者

敬其無災害之屢民而有較除之功較有較除之義也故教較舞

帥而舞社稷之祭祀○鄭康成曰羽旌白羽為之形如較四方祭

祀謂四望○王昭禹曰四方為國曩較故以羽舞之羽有翳蔽也

黃氏曰山川之在四郊者錯則其民得祭之四方鄭康成以為四

望四望非州堂所得祭記曰順成之方其錯乃通詩曰以社以方

是則四郊之民各祭其方王則通祭之王制山川社稷四方則國

子舞此州堂之祭故使舞徒舞謂之野舞舞舞舞師教之舞師所

以列於卿官者以此○鄭康成曰皇初五采羽為之亦如較○史

皇舞第五○鄭康成曰早暎之事謂擊也曠氣也○鄭鑄曰早
皇舞也○鄭康成曰早暎之事謂擊也曠氣也○鄭鑄曰早
暎出於非常故不言祭祀而言事備有是事則染羽為鳳皇之形
以舞焉不象鳳者鳳雄而皇雌所以及陰而却陽也知勝於皇難
之辨劉宗儀○鄭康成曰較舞羽舞皇舞形制皆同○陸佃曰有
山川阻固然後可以保社稷有社稷然後可以有事于四方有事
于四方然後可以待變事此舞師之舞先後為序也○賈氏曰較
樂師六舞并有旌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無此二者以早者
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酌祭祀之舞亦不得用早者之子樂師教國
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旌舞人舞○王氏詳說曰兵舞用之
山川矣司于去掌舞器而及於祭祀賓饗豈不止於山川也羽舞
用之四方矣齊師去掌羽舞及於賓饗饗豈不止於四方也此
鼓人亦去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被舞者亦所以見其用之不
也但此見於地官以地事與民事為主故耳山川社稷四方地事
也早曠民事也

凡野舞則皆教之

鄭康成曰野舞謂野人欲學舞者○易氏曰教之備鄉遠之舞所
以待國事○鄭鑄曰四十人學舞之外有野人學舞者亦當是教之
以待國人則用之也

凡小祭祀則不與舞

黃氏曰端祭百神與山林社稷四方有舞自餘所讀夜燬之屬不
舞旱而祭其神舞祭百辟舞士不舞則祭社舞鬯然祭祭神不
舞故曰凡小祭祀不與舞鄭曰王宮見所祭非也王祭不使舞徒
舞○易氏曰鼓人於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被舞此言不與舞者
謂其神雖在祀典而功不足以乘容也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牧人養牲於田野者詩曰尔牧來思苜蓿苜蓿或負其餼三十維物尔牲則具賈氏曰牧人掌收六牲以共祭祀亦足

地事故在此

堂收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

鄭康成曰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黃氏曰牛人主耕則牧人

言之禮也○史氏曰祭祀之牲貴於收養官蕃者不以養養待神祇

祖考聖人之孝心也○鄭鑄曰非徒真豈阜蕃又欲阜蕃其物蓋

物者毛色之麗故人職曰種馬一物戎馬一物無羊詩曰三十維

物尔牲則具皆指毛色為物○鄭司農曰特純也○謂探康成以牲

九易祀用騂牲毛之文用虎鷄雞陰祀用黝牲毛之

史氏曰九祀分陰陽者以天地則天陽而地陰以日月則日陽而

月陰以宗廟則昭陽而穆陰○易氏曰騂者赤色之盛○燾燾

皦皦騂者黑色之微○鄭鑄曰用騂豈徒色之赤哉必其毛純

乎赤用黝豈徒色之黑哉必欲其毛純乎黑牧人毛之然後五官

奉之是禮官之事亦牧人之事○陳氏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

之色則天以蒼不以騂地以黃不以黝蓋陽祀以騂為主不從日

騂陰祀以黝為主不必皆騂牧人所言亦大率而已詩曰來方騂

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

其舍諸則山川有用騂者○鄭鑄曰祭祀用物必有其田其二以禮

神其一以祀神祀神之物從其類故嘏辭而陰黝禮神之物象其功

故天蒼而地黃大宗伯言其禮神者故以禮言牧人言其祀神者

故以祀言禮經之文本無抵牾也說者疑禮記祭法言燔黍祭亦

壇祭天瘞埋於泰折祭地其文則俱用駢饋又與此用駢用黜之文不合余以為此乃為禮學者之過經之文曰饗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下乃云用駢饋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康成失其句讀以用駢饋之文連上讀之其說曰地陰祀用駢牲周天俱用駢連言耳安有天地異位駢駢異色而於經文只連言耶注疏之厚此類多矣。方氏曰赤為陽之盛而黃為陰之盛黃與白乃其類是吳則祀天之性不以黃赤從其類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鄭康成曰望祀五嶽四鎮四瀆○鄭錡曰各做其方之色豈徒東青西白南赤北黑哉必做其毛之純乎青白赤黑也

九時祀之牲少用牲物

黃氏曰時祀之牲總結上陽祀陰祀望祀皆四時所常祀山川四望下文外祭毀事用厖耳○易氏曰卷牲為有素故必用牲物

九外祭毀事用厖可也

鄭康成曰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易氏曰按放四海山川則勝黃也何用而之有故之神師與祀保犧子毀謂鬻享侯禳毀除殃咎之屬○杜氏曰厖謂雜色不純
鄭錡曰四時常祀牲必用牲祀既有常則物可預備外祭毀事牲或用厖事出非常則物或難得然牲以牲為貴用厖出於不得已故亦僅可而已

九祭祀其其犧牲以授充人製爨之

鄭錡曰上既謂之牲物此又謂之犧牲蓋全全也犧亦全也牲之為全者謂色之純犧之為全者謂體之具也鄭氏曰犧毛明才則為雞體具矣色或不純牲則體全而色亦全也四時

雞體此為犧

雞體此為犧

常祀用牲則不止於色之外統其體亦必全也九祭祀之犧則體具而毛或不純亦無害此語所以不同○鄭康成曰授充人者當殊養之易氏曰祭之充人者所以毀壞於神也

九牲不繫於共奉之

鄭康成曰謂非時而祭祀者賈氏曰若上文九外○王氏曰共奉之則非特共其牲又奉其事○史氏曰非時之祀共奉之而已不暇繫於充人也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鄭康成曰王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不無牛九十其犗犗者九十其餘多矣賈氏曰鄭引詩者證注牛多故徒有二百人牧之也

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鄭謂曰周制有公家之牛有私家之牛祭祀以為犧牲者公牛也車犗出於鄉遂之民者私牛也以養國牛故言公牛以別於民

史氏曰祭祀之物牛曰一元大武以六牲之中牛最大天地之牛角觴粟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牛者無所不用○王昭

禹曰六牲之奉屬於五官羊人犬人雞人止言共有牧人養之也牛人養之而又共之未成牝謂之牛而牛人之所養不特以為

牲故自享牛求牛牢禮積膳膳羞之牛皆以牛言之○賈氏曰政

令則諸侯所須牛及牧人之事則往送之史氏曰政令九祭

九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鄭康成曰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史氏曰享牛謂所

共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經者也宗廟有饗若孝子求神非一

處○鄭鑄曰求索也記曰直祭視于主索祭視于初不知神之所在

於彼乎於此乎或遠諸人乎是故祭之明日則索祭之亦謂之經

已前無尸飲食真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奠無尊卑皆醴醢酒而已無牲體般大也唯小飲大飲朔月半薦新祖奠及遺奠時有牲體大遺奠亦有馬牲

九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徭以載公任器

黃氏曰兵車輦也○王昭禹曰先王之時軍旅之賦取具於民矣此九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則公牛也馬牛車輦取具於民者乃私牛也○鄭康成曰牽徭在輓外輓牛也人御之居其則曰牽居其徭曰徭任猶用也○史氏曰牽徭載任○黃氏曰載公任器則私任器出於民

九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爲簠簋以待事

鄭司農曰互謂福衡之屬○黃氏曰互若今屬家蠶樹柵○賈益或謂簠也益所公益血祭之幻籠也○易氏曰以待事則或剝或亨或騂或鶩皆待之爲有素○史氏曰觀周官牛人所共非祭祀則廩客燕享車掖初非爲食用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所謂故其祭祀之時獻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充猶肥也養獸羸而肥之○劉執中曰牧人雖掌六牲猶牧之草野以適其性乃克阜蕃然末之芻也迨將用以爲牲而係之子充人

堂饗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擊羊牢易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鄭康成曰牢閑也必有閑者乃禽獸觸鬣○史氏曰繫于牢者充人所躬親也○易氏曰充人受牛人收人所授者而繫之也

鄭康成曰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王昭禹曰記曰三月繫又曰帝牛必在滌三月傳曰芻豢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旬遠在

三月條于牲之時也

九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鄭康成曰散祭祀謂司中司命山川之屬○王昭甫曰五帝之祀先王之墓至廟入鬼之火者謂之正祭祀則非是謂之散祭祀宣國猶舞非正舞則謂之散舞車非正車則謂之散車○鄭康成曰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鄭司農曰使守門者養之○王氏詳說曰詩曰尔收來思以薪以養是以牧人兼薪芻之事也此繫于國門使養之且使守門之人而兼牧人之事此所以自隆古盛時之無間事也且莫間於牧人莫尤間於守門之人以其間而復役以他事而不以侵官黃為嫌着意有在矣

展牲則告牲

則屬牲者肆陳也危人則告牲而已

頌牲則贊

王昭禹曰頌大也所以告其體之充若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膾是已蓋君牽宗人告頌而充人則贊之饋食之禮宗人視牲告充則頌牲為贊宗人明矣

王氏詳說曰於義太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儀牲祭牲於是乎取之歛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則有視牲之禮矣擇其毛而卜之則有卜牲之禮矣吉然後養之則有養牲之禮矣皮弁素積朔月半君巡牲則有巡牲之禮矣至於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則牲無非禮之所當贊牲者太宰毛牲者宗伯奉牲者五官之長贊射牲者射人歌舞牲者封人何特於充人而疑之知此則知祭禮之重矣

以廩里任國中之地

張氏曰廩域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薛氏曰在市之屋曰廩在里之屋曰里其里受地視廩則所謂廩里者必聚廩托廩於其肆者故曰任國中之地。鄭錫曰廩以居商賈之貨里以為民姓之居。黃氏曰東相顧從以為廩里在郊則曰郊里一也。賈氏曰廩里與孟則云五畝之宅故曰

以場園任園地

薛平仲曰田不可種植妨五穀之生惟室廬之傍有園圃以毓草木於此則樹果蠶也常時則闢場為圃而種植及九月則築圃以為場而納禾稼此則場圃同出於園地。鄭錫曰場以登禾黍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黃氏曰宅田居於城郭之外者之宅地也書曰表厥宅里孟子曰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非也仕者世祿雖死祿猶及其子孫况老而致仕者固當給祿矣謂之宅田則非也鄭引宅者在邦在野止謂其家之所在耳豈凡稱宅者皆致仕者哉。陳大之曰宅田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之說結之謂休田也。王國瑞曰休田不當可致圭田。鄭司農曰賈田者吏為縣官賈財與之田。王民詳賈人之有事於縣官者也。黃氏曰書曰肇牽車牛遠服實孟謂農民既藝黍稷穀有餘則賣之易其所無者非謂且耕且販也杜氏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王昭禹曰致仕者以備國之訪問士受職於朝賈列肆於市其田皆近郊任以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丘梁之制里寧掌比其邑之數寡鄉長九邑中之班相黃所河邑者可後行以輸里而六遂之地十二同止能容七萬五千天子也田而輸法一百里為甸著其邑民如鄉也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

黃氏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謂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在

三百里之內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謂天子之卿各受五十里采

地在四百里縣地之內也以大都之田任置地謂三公及親王子

母弟各受百里采地在五百里置地之中也家邑大夫之食邑也

其在畿外則為附庸之國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食邑非謂盡食其

地蓋亦使取公田之稅而食之有大夫士有府史胥徒皆當有祿

盡取給於此而歸其餘於王故謂之稍專以廩祿為義也司馬法

三百里曰野言其居民授田悉與甸同也甸為公邑稱為家邑公

夫之者莫以為外之兆堆非也魯虞城濮僖諱之縣著其野法也

必著野法者見都鄙之猶有王田也大都公卿之都也公百里州

公祭公伯七十里不言七十里者合之於百里凡伯曰我居圍卒

荒於伯曰孔棘我圍圍置也其曰置者言為天子中封置也又謂

之都甸稍縣都猶縣之為縣也甸法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載師小

都曰縣大都名皆互通都鄙之外一以丘甸之法治之故其名通

稍不為邑縣置不為都天子使吏治之而屬乎遂人遂人曰以達

于畿是也鄭於遂人曰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非也其家邑王制所謂縣內舉中言之也然則以公邑之田任置地元

士於此受可知凡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不足蓋有通法存焉雖卿或在置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易氏曰惟內

收契却令州縣供給錢仰給於公使庫公使庫不能辦此其勢只得將軍資庫錢制而用之如此立法是救天下之人將軍資公使庫合而為一也

允任地園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鄭司農曰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林氏曰載師任土有任其地之所居者有任其地之所征者自廛里至大都此任其地之所居者有遠近也自國宅至漆林此任其征之所出者有輕重也鄭司農曰國宅城中宅也。鄭鑄曰民為國本本國則邦寧則國中

所居獨其賦而無征宜矣。鄭康成曰國宅九官所有宮室史即上文廛里任國中宅者上宅田廛田宅田無征其餘皆有征矣此但覆辨上文自國至都征稅之差更無別少異而兩鄭之說

鄭司農曰園宅上苑場園任園共廛里上總廛里任園中之地獨則

孟千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廛無穀也園則百畝田畔家各

二畝半以為井甿種苾韭及瓜是園少利也。黃氏曰廛稅有夫

布以夫一廛為名與里布雜征居二十之一里布以里居為名蓋

給閭里雜用共服器之屬孟子不故以室廬桑桑之稅病民故欲

去之。鄭曰國園所產之利徵市廛只以為居費之所故二十

非市廛也余以為館廛宅無征有問閭之稅則廛實之所不得

黃氏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役多稅輕遠郊二十而三役稍簡矣自

此去國益遠役益簡稅漸增至十二而止自甸而往通行公田九

內也

之法蓋并雜徵為十二自郊至都役賦相乘除而通乎然猶必優

陸氏曰甸稍縣都無過十二謂如百畝而徵賦民什一於一中又以十分為率取二也畿外諸侯以歸公上大略如此

賈氏曰漆林之稅特重以其非人力所能作。鄭鑄曰漆之為物特為用之飾舜造漆器群臣咸諫懼用漆而至金玉富民之道可

不禁其奢乎植至於成林則奢意無極特重其征非不仁也陳君舉曰周制什一之法通行於天下而載師立法多寡不均蓋

參之前文而得其說近郊十一則圭田之稅商賈之田稅所以輕者蓋圭田以當祿奉祭祀商賈既有閭市之征不可重也遠郊二

十而三則庶人在官者之田賞田之稅畜牧之田稅所以比田稅差重者抑閭民及豪強之家也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則公邑之

田稅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歲貢什之二而有其八是亦優於畿外

薛氏曰載師之法非取民之法乃任地之法耳國有宮室吏治

也故無征場圃者果蔬珍異之所出厘里者貨賄財利之所聚其

利甚微而不可以厚歛故園廛二十而一宅則退政於朝士則列

職於朝賈則服役於朝朝廷之所深鄙者也雖受田不可以無稅

而所取不可以過厚故近郊十一官田者公家所耕之田賞田者

賞賜所予之田牛田牧田牛牧所給之田彼皆得於在官之田雖

歛之以稍厚不為過故遠郊二十而三至於六遂之餘地則公邑

所受者為甚緊家邑小都大都之所受地視公侯伯子男則受田

者為尤富歛之雖加厚而亦不為刻故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若

甸者天子之田也
稍者甸之稍也
縣者甸之縣也
都者甸之都也
甸者天子之田也
稍者甸之稍也
縣者甸之縣也
都者甸之都也

夫事漆林之末作而掌山澤者尤當抑末作而陋之以重欲故漆

林之征二十而五其首曰凡任地則知其為凡任地者之賦也

陳君舉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以其一為畿內畿內之地方百
里者百以其一為郊內鄉遂在焉此天子所自有也而近郊有宅
田士田賈田遠郊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郊田亦或賦之諸臣
而不皆治於天子之吏郊外唯公邑謂之甸所謂開田也其餘以
為家邑謂之稍大夫受之以為小都謂之縣知受之以為大都謂
之噩公受之凡此皆封君也各衣食其租稅以歲時頗有入於王
府則近郊十共其一遠郊二十共其三稍甸縣都皆十共二是謂
九賦蓋輸公上者屢屢如此由此觀之以方千里者九而天子所
自有其一誠非自封殖以縱其款徒以具百官成六軍受四方會
一外稍外一放之口大夫一卒之田而又都城過百雉伐木之室
畜牛羊則於禮為大禁大抵大小相維而不相殊絕是之謂均苟
不均則自天子達諸侯不得專有之是故山澤不以盼米地之內
有漆林焉則倍提其征虞衡雖王官然其歲入非設紀勿用以經
致之九州川浸澤數名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而詩不以圃田繫
鄭春秋不以沙鹿繫晉略可親矣周季諸侯始擅不盼之利齊幹
山海挑林之塞卽取之地晉實私之僭侈滋甚往往稱霸甚者至
周歲貢百二十金於魏以易溫園秦人痛懲之罷侯置守以卷千
八百國之君者卷一人而山澤陂池之入特為禁錮屬少府由是
人主獨富強而郡縣卑弱天下之禍初起於匹夫然後知周過其
曆秦不及期非但仁義之澤不同亦制度之異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黃氏曰里布出於蚕桑宅雖不毛猶出里有屋粟出於藝植田雖
不耕猶出屋粟放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公田九一之外復有此
稅以夫屋為名所以給施散若今之義倉歛民無宅則無里布無
田則無屋粟然必出夫家之征在國則出十一之實在野則出九
一之賦一夫百畝之所任家征出土徒車輦給繇役視其實為之
數者布織也何里者方里而井之里也且此於古凶二限以里計
所罰以為吉凶一限與夫家之征為常法而里布為非管法故
我雖田而罰之里與夫家之征為常法而里布為非管法故
常法故五子之征實無夫里之布賦民皆源為之也後世調里有布為
去此周法處遠矣

薛氏曰學者為之辭曰抑末作也激游手也抑不思彼無生息蕃
養之源而廢之以刻剝之政民將何所出乎且閭師於不植者無
家之征何同情而異罰乎所謂宅不毛田不耕墾夫民無職事者
非為民而言為任地者言耳謂夫都家之長公邑之吏近郊遠郊
之所授皆任地者也彼既任是地則當墾闢田野教督耕桑可也
今都鄙郊甸之中猶有不毛之宅不耕之田無職事之民則是上
忘於職而忽於政故宅不毛者其長有里布之罰田不耕者其長
有屋粟之罰民無職事則又罰其長以夫家之征夫然後為君者
不虐於誅斂任地者不困於供輸何者謂所生足以給所取也孟
子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其於其疆
土鄙荒蕪遺老夫賢培克在位則有讓在諸侯如此則其於郊甸
都鄙者可知陳君舉曰閭師之謂墾闢民受井田者藪師之謂
都大郡之田商賈之田畜牧之田墾闢也若土田實田公邑家邑小
都大郡之田商賈之田畜牧之田墾闢也若土田實田公邑家邑小
都大郡之田商賈之田畜牧之田墾闢也若土田實田公邑家邑小

以時徵其賦

有田而不知耕則橫取隨賦多矣。無田而不知耕則甚矣。此皆先王所慮也。故問之特前也。

易氏曰徵其賦者謂任地之正賦若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當

時不常有故不立為一定之法。則上節曰歲之必以時不藉國下不藉民。

陳君舉曰冢宰制國用而財計萃於地官所謂九牧者六卿之中

農圃工商山澤之賦閭師掌之九賦者疆里及疆土之有田至於

都鄙者之賦載師掌之其市征疆人掌之其野斂縣師族師掌之

微至於薪芻芻羽茶炭之斂各有其人而其歲入泉在泉府穀在

倉廩人委積之守在遺人皆司徒之屬而天官大府之所受特市

事貨賄之入然後知冢宰制國用者非但二三府區區出內蓋兼

總貢賦功之入而以九式出之以中大夫二人為司會治其最九

九賦當歲之百頒雖天子不得以意增損於其間者則以其藏在

群有司其節在大臣故也藏在群有司雖大目不能侵官以順適

其上節在大目雖群有司之積若丘山而不政專輒於下然則分

隸二卿示公共防踰越而冢宰所以為獨制國用也。數周之大政

今每如此。今見於詩書周公召公並相成王而洛師之役召公先

相宅及周公蒞卜而後丕作康王即位同召六卿而命仲虺南宮

毛者必太保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實為司馬而整六師者大師皇

父也是謂一相處內無所不統不但理財然也。秦蒺天下山海池

澤之稅屬於少府以給共養謂之禁錢其屬自為尚書蓋周司會

之官則是自會其所司不隸丞相漢文帝問丞相天下錢穀一歲

出入幾何陳平對以責治粟內史內史今大農也而不及少府則

之資當悉知其多寡之數然後可量其力之所能任。易氏曰牛力之為有餘由現任民之商無失其時入口之家可以無鉅則知其及耕植之貢以所出。澤量其地然後任以事任以事然後可以待上之政令而責其出賦以供在上者為無愧在民者乃無怨

允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衛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鄭康成曰貢草木謂蔡非果蔕之屬。易氏曰大宰言任民則任

之以其職閭師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貢惟閭師以貢而論則山澤

之職無慮數萬此所以列虞衡為二禮。鄭錡曰山澤初出不同其也。疏材之利甚末而已此所以不言巨妾。而無此職以任其力

授地參差不齊故皆使什一自賦圃牧工商則皆視農夫百畝各

足以致其一夫之力而什貢其一畿內無貢謂之貢者言下之所

以奉其上也國中貢即賦也什一自賦其實夏法

鄭錡曰或謂龍子以為治地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

常以為樂歲寡取凶年取盈周人用徵法今乃有閭師之貢何也

余攷康成之說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又攷儒

者之說謂大宰任三農之法是助法其法藉而不稅載師任地之

法是貢法其法稅而不藉畿內自有貢法助法不然則閭師之於

國中四郊何以有貢耶余謂貢法用於餘地不耕田之處助法用

於鄉遂為井田之處

凡無職者出夫布

夫然後各致其力而野無曠土各率其職而國無游民衣食足於下貢賦裕於上夫先王之政本以養民因資其力以養國故凡一子一奪一勸一懲皆以豐其原培其本後世任民無政勵民無術子奔勸懲一皆為取民而設民生無以養死無所葬水旱飢饉枕藉溝壑莫之間而取民之法顧日益苛牧民之吏顧日益急不亦異乎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名曰縣師者自六鄉以至邦國縣居中焉黃氏曰縣師官也而以縣為地名取四向為縣之義五穀之粟及微野之貢賦繼以內統外也管大下所以謂之縣官管取四向為縣之義五穀之粟及微野之貢賦繼以內統外也○鄭鑄曰耕牧之地有名縣者四甸為縣是也

六遂之地有名縣者五鄙為縣是也采邑之地有名縣者小都之外為六遂又其外為小都大都尚有餘地不以封人者則謂之公邑天子使吏治焉其官名曰縣師則近而四甸之縣遠而五鄙百里曰縣者正謂是也。陳君舉曰周制以載師專管在官人祿地租賦以閭師專管農田租賦至縣師又通管軍政及野賦甸稍縣都大率皆是受分地人其中閭田則領於王官亦以鄉遂之法治之至於鄉遂只是邦畿之內分掌閭師四鄉管仲三分國之法正是鄉遂法五鄙之法正是甸稍縣都法但其制頗有團併以規利整便以便用兵庭非先王立法之意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犂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群史而以詔廢置

賈氏曰稽計所計之數皆知之

呂氏曰先王自封建諸侯外有間田散在諸侯之國或謂諸侯有

罪則削其地以為間田若有功則以間田增封之天子平時冬命

王官以掌之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兼天下之閒

田以檢其目此皆古人封建相維之意鄭鑄曰邦國者畿外之

諸侯都鄙者畿內之小都大都稍者大夫之家邑邑者六鄉之井

田郊里則自國中以至六鄉其地域不為不廣鄭康成曰郊里

如九夫其夫家人民鄭王廣曰所謂人夫家大畝之中則是一家

夫田萊之數不為不多之類鄭氏曰如田百畝萊五十畝其畜車犖

不為不乘如使縣師盡得而掌之又從而辨之從而稽之非司徒

而何然其所掌者止於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公邑則知其不同

其有走佚才以行言生求以祇穆猶頌禱禱禱而禱靈則其

法略於官府鄉遂矣鄭鑄曰遠而邦國近而都鄙與夫稍甸郊

里之地俱有公邑則俱有群吏吏有勤有意則宜有廢有置以勸

激之詎可以為餘地而不致之哉縣師於大比之年從而致之知

其勤則詔王以置之知其怠則詔王以廢之夫如是孰敢不留意

於王事哉說者以為鄉師之職歲終考六鄉之治以詔誅賞焉為
縣師獨於大比則以詔廢置而不及誅賞無乃公邑之法獨異於
六鄉乎余以廢置視誅賞為輕誅賞視廢置為重鄉師為六鄉之
政而鄉師乃公邑之官縣師止於專治公邑而鄉師於事無所不
攷縣師亦鄉師所攷故縣師於廢置之輕者可得而詔若夫誅賞
之重有不得而與焉縣師於大比詔其輕鄉師於大比詔其重職
有尊卑理亦宜然孰謂公邑之群吏獨無誅賞以取之哉

黃氏曰此天下軍籍也其序自外及內著其為一法也調發多用外兵止及郊里六鄉之軍司馬不得而徵發之也六鄉之軍車衛王大比小司徒已收四郊之吏縣師亦收之者小司徒掌教縣師壹敘其賦各行其職必政察之而後其事嚴整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旅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

易氏曰戒者戒其豫備。黃氏曰司馬主兵其令不得直行於天

下必有縣師闕節此先王微意兵皆民也發民為兵而主民之官

不應全不知故使其屬行司馬之法作起也起其衆旅馬牛車輦

而後會其車人卒伍邦國都鄙鄉法卒伍雖素定而車人不相須

旬稍縣都野法車人相須而縣鄙居民未嘗為卒伍故於此皆以

斗秀之法備其卒伍馬車輦其調衆雜則書五經則皆牛車輦

小國之卒伍會同田役之卒伍也。鄭鑄曰周制以軍旅會同田

役為國之大事不惟須衆庶以為用而馬牛車輦旗鼓兵器皆不

得以不備不惟取於六鄉之民亦有時用公邑之民六鄉之吏帥

之而之以聽司徒之政令公邑之民為司馬者得而用之縣師聞

有是戒則往受其法以作公邑之衆旅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之卒

伍又會其人之卒伍有旗以為之指麾有鼓以為之號令有弓矢

及矛戈戟以為之擊刺使之各備其物然後帥之以至。黃氏曰

邦國都鄙各敘其主先儒謂鄉師以旗致萬民則帥而至者謂致

於鄉師也余以為六鄉之民鄉師之所統治則民宜致於鄉師若

夫公邑之民非鄉師之所統治而用民之法未受於司馬則此所

謂帥而至者宜致於司馬若受法於此而致民於彼則調發之多

少孰從而知之哉嘗取稍人之職字令丘乘之政令者也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司徒菴養帥而至以聽於司馬夫以稍人受法於縣師縣師受法於司馬上下相統出于一律安有受司馬之法乃帥而至於鄉師乎先儒之說陋於是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地

賈氏曰都謂大都小都邑謂家邑。王昭禹曰縣師掌閭田之地內自郊里外及邦國九餘地皆在所掌則凡造都邑者合天下閭田言之。鄭鑄曰大司徒言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

數制之此又言造都鄙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河也司從所造者畿內三等之采地縣師所造者公邑之地造都邑將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惡可不量其地之廣狹五地之物所生異宜惡者不許其物正嘉邑不備城邑物類地物者嚴老必律定衛故皆

以制其域為言

五國為一甸小之制若夫大司徒言以室數制

之即此所謂量其地言以土宜之法辨其名物即此所謂辨其物

造之法則同所造之地則不同所以各言之黃氏曰此造都也野法立乘令賦議被徵於時當用之故其所辨民皆有數而不使其地有餘不足量其地知其所能審辨其物知其所辨不為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鄭鑄曰貢賦之出於野者必當以時征之不先時以困民所無不後時以失民所有乃所以惠吾民也說者謂載師閭師皆言以時征其賦此獨言以時征野之貢賦何也載師所征者任地之賦閭師所征者國中四郊之賦縣師征公邑之賦貢其地乃公邑之閭田故特言野以別之

遺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昭禹曰掌施惠以振救故以遺人名官。薛平仲曰取之於民而不知所以予之則施報之義乖子之於民而不知所以均之則公平之義浪遺人必繼於此者先王所以示施報之義均人又繼於後者先王所以示公平之義夫風俗之不善不由於施報之義乖則原於公平之義浪先王設官以寓教而動化風俗之機每形於不言之表則亦何往而非救哉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王昭禹曰言邦之委積以別於諸侯國也。賈氏曰此與下文為目。鄭錡曰先王仁政務在利人而已憫其不足必施惠以予之又謂用物不足則惠有時而窮欲其不窮則其積也宜厚故立遺人之官使掌邦之委積欲其積之有素然積於此者有限待事之取其壞之物以循其壞者取馳譽有遺惠不地故所積雖重而地各有委積以待事。黃氏曰鄭謂餘法用非也廩人匪頒調賜未有所指授備之以待故可謂之餘法用穀不足則可止也遺人施惠皆有品式不可已者如郊里委積以待賓客豈餘法用邪又縣委以待凶荒今亦以穀不足而不出可救大抵司徒教民相調相救民力之所不能任與其所當任老孤羈旅國皆自當任之本文王惠鮮鰥寡之政國用之不可已者常時給養之一旦以穀不足而止則皆當為餼草此遺人委積廩人匪頒調賜皆當於徵斂時與倉人分受之大略如今省司義倉米各有所屬遺人所當用者亦必皆有餘蓄雖凶荒穀不足不得止也遺人與閭師縣師為聯閭師徵鄉賦縣師徵野賦其事相闕郊外曰野五穀為鄙委人以旬聚待羈旅野鄙則旬也稍無委積稍賦專給廩祿宜無餘也凡

委積道遠則移用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厄

鄭康成曰鄉里鄉所居也。賈氏曰壽里謂國中。鄭康成曰難厄猶困乏

鄭錡曰鄉里之委積出於農民之力農有難厄則取以賑恤之出

於民選以與民。其近也。史氏曰方其難厄豈暇遠邇則其資而予之時

及年再以鄉里為中教性民之難厄宜以鄉里之委積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賈氏曰門謂十二國門關十二關門出入皆有稅足國用之外留

之以養老孤故司門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鄭錡曰門

關之委積出於商族之利父老死於王事而其子孤子死於王事

而其父老皆死義之家也取諸此以養之使民知利不勝義所以

及取本者社以待豐稔

王昭禹曰近郊五十里六鄉在焉遠郊百里六遂在焉謂之郊里

則異於鄉里以在鄉遂之間言之。賈氏曰六鄉之民所居郊者

其委積留以待賓客其賓客至郊與王國使者交接因即與之廩

餘。鄭錡曰鄉前禾木宮家禮禮之所與而郊勝之禮置在千此

小司徒實家令野禮遺委積野積如里之地言之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賈氏曰野鄙據六遂在郊外曰野。王昭禹曰遂地謂之野合五

六遂中有五百家鄙故以鄙表六遂亦可菽公邑在甸地者

鄭錡曰東成謂羈旅為過行禁止者以經政之乃旅師之所謂新

吐蓋羈旅無定名此乃自遠方新徙而來至於六遂未授田之人

如王制所謂自諸侯來徙於家者也田雖未授身自於此則用野

鄙之委積待之宜矣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賈氏曰縣四百里都五百里不見稍三百里則縣鄙中

可以兼之特於此三處言凶荒者畿內凶荒則入向畿內取之畿內凶荒則

向畿外取之是向鄭即通給解之鄭曰凶荒則兼入於

時開水旱凶荒入關中仰食之類則以待之如

來羊於京師李衆強曰河提處政所無則或上以備性此

史氏曰郊里則遠井邑矣賓客不常至野鄙則遠靈市矣

常有縣都則遠鄉遠矣凶荒不常見皆俟時而予之故云待也

劉氏曰曰恤者非恤不可行曰養者直以充其生待者必有以待

之皆互文以相見

鄭鐫曰凡此五地委積出於民耶出於官耶以司門觀之凡財物

尤禁備舉以訟其利秦鉅款於畿輿賦賦柳柳明之委積由七言

允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廩廩有飲食

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賈氏曰上經委積隨其所須之處此經委積據會同師役行道所

須故分布於道路遠處須多故有積近處須少故有飲食及委

昭曰衆之所至必有積以待之鄭鐫曰賓客之往來會同之畢至

師役之竭休其人衆矣道途之所須寢食之不便其何以行之哉

遺人之官自國門之外野中之道十里以至三十里三十里以至

五十里近則有廩鄭康成曰廩若今野快徒有奇也王氏曰

此謂遠則有宿鄭康成曰宿可以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史氏曰備其

之總之又遠有市廩則具飲食以待之宿有路室路室則有委以待之

市有候館王氏曰五十里則四旁皆以日中至到按市則

可以候館王氏曰五十里則四旁皆以日中至到按市則

可以候館王氏曰五十里則四旁皆以日中至到按市則

可以候館王氏曰五十里則四旁皆以日中至到按市則

可以候館王氏曰五十里則四旁皆以日中至到按市則

可以候館王氏曰五十里則四旁皆以日中至到按市則

可以候館王氏曰五十里則四旁皆以日中至到按市則

釀大而候館則有積以待之如是則日無飢渴之憂夜有寢處之便逾千里者無宿春糧之勞亦不至於暴露而芟舍則馳驟於從王事哉然必以三五十里為率者正師行不過三十里吉行不過五十里之法以五十里計之則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三廬各為飯食蓋所給者賓客會同師役之主將

黃氏曰國中賓客禮積有司供見大行人軍旅糧食廩人供自甸而往其廬有路室有候館自國野達于天下

薛氏曰成周封建之制自諸侯祿地及祿士之外其間田之歸於公上者雖領於王官皆藏於天下故自都運境十里有飯食三十里有委五十里有積凡糗糧芻菹具焉以待軍放故周禮一書經國之用具於九式而軍旅無與蓋所以藏富於民而不明民以用式欲其於積糧場頭續續後再敵非頭莊繼繼於其糧師在賦衛蒐之備達於衛境天下之賦藏略可觀矣下至春秋猶有存者齊侯之師師陳鄭共其資糧扉屨晉入楚境輒得館穀奈何王綱解細官守曠素諸侯遂得以私治其財自用其兵至於京師之饑告飢於列國之晉先王之政掃地矣

九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鄭鑄曰巡而比之則所積常有其物物王昭禹曰以數取其多又以時頒之則施惠不失其時物王昭禹曰陳儲其所以頒之周人豈欲多藏為富國之計哉後世頭會箕歛損下益上錢貴朽粟紅腐陳陳相因者固不無也水旱凶荒老孤流離死溝壑者不少以遺人之官廢故也余觀左氏載單襄公假道陳以聘楚賻宰不致錄司里不授館單子謂其戒先王之官必有大終則賓客

館宿之廢又非一日矣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均猶平也。王昭禹曰謂之均人則無所不均。與土均異矣。均人所均以人為主。土均所均以地為主。史氏曰先王立均人所以均人民所食者在乎地。故地政地守地職皆由此均焉。

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賈氏曰均人所均地政以下據均畿內鄉遂及公邑。鄭錫曰地政欲取於地者均也。政或為正或為征。此均地政均力政。宜依康

成為征。蓋攷下公甸用民之日。知此政當為征地守。欲制其域者均也。守之及其入山川澤泉之者。使出稅以當其地。職欲

李杜堪樹均也。賈氏曰謂畿內山川澤泉皆地。地之人民。職欲

黃氏曰均人掌均力政。自國中推行之於天下。猶閭師之民職。縣

師之軍賦。遺人之委積也。周禮地職必聯地守。山川林澤丘陵墳

行原隰五地。其政本通而虞衡之地必常辨之。不使與民雜。因其地之多寡。繳應而均之。必使一夫之所受皆足以食其一家。不使

有餘不足。相懸絕。是故地政均則地守地職均可矣。民之作業。不
同。必使皆得自盡其力。而後任公家之事。為之程等。與貢稅相稱。除不使輕重勞逸不相侔。是故地守地職均而後力役可均矣。力

政力役之政令不必改字。王氏曰地政上所以正下地守地職。下所以供上。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則征於地守地職之人而已。允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甸用三日。焉。中年則公甸用二日。焉。無年則公甸用一日。焉。

鄭康成曰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為中歲人食二鬴為無歲歲無贏儲也公事也旬均也其民力則旬均其三日均其十日均鄭鏗曰或謂周禮一經於徒役之事以為用民之力事之至大故屢言之今觀均人視歲上下為用民之節不過一日二日三日之差奚為其然余嘗論之是說自前漢始文帝集諸儒刺六經作王制遂改旬為均曰公事均用三日余嘗笑其鑿古者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耕日南至而畢故衛文公楚宮之作仰占定屋之中詩人以謂得其時制則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十月之候營室之中也一旬而三日則一月而九日計冬之三月則二十七日矣年豐則食有餘多用其力不為虐也一旬而二日則一月六旬十日則三月計如宋庠取少賦錢鑿年而後不他疾三分之二如以為一歲不過三日矣必諄復作經屢言役事之為大乎

陳及之曰此所役者非師旅行役之事師旅行役遠者二三年近者過時而反安能以歲三日為斷或謂此非師旅行役則人主用民力荒矣殊不知師旅行役之事非歲所常有就使有之則其調發自有定制東征之師三年而歸采薇首尾一年何謂三日審如是說則無年公旬用一日苟有門庭之寇如東郊之患涇陽之患一日惡可集事是皆書生之說也王制內則云五十不從力征六十不與服戎則力征豈不與戎事異乎陳君舉則曰古者民年三十而事六十而免名在官者三十年約其在官之齒而以歲三日為斷用之九十日而免則終身不復役其說以之從力征則善謂

戎事則未可也。軍事不得以時日為斷。雖愚者亦知其說。鄉大夫云國中二十而征野十五而征。夫年十五而使之力役。非人情矣。當以二十為斷。六十而免。在官者四十年。林斂。本政書曰。凡調役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為一歲。歲輪一人。祗役一月。周而復始。凡執役在官。則其九人各於其家償其三日之役。如此。良無道路之勞。官無交番之冗。公私各得其所。周禮所謂五人為伍。十人為聯者。也。想先王用民大要如是。若毋人役其三日。煩擾為甚。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取地守地職。不均地政。
賈氏曰。凶札即虜人不能人二。隴之歲。鄭康成曰。荒政所謂弛力。

鄭康成曰。無財賦。恤其乏用也。財賦九賦也。漢王。王氏曰。荒政所謂勤。康成曰。有地守地職。則有財賦。不取地守地職。則無財賦。其言亦不平。計地稅也。非凶札之歲。當收稅乃均之耳。曰有財賦。不均地政。則盡弛之有。

黃氏曰。特言無財賦者。國中九職。盡有不授地而出征賦者。如百工商賈。閭民夫布。皆是凶札無財賦。其見于經者。關市不征。是也。均人掌均力政。凶札舍力役。是其職也。無財賦不取地守地職。無預於均人。其言此者。蓋為均地政。凶札最先舍力政。甚則弛財賦。又甚則不收山澤及地稅。至此則不均地政。每歲均之。其中不免常有小小變易。則亦常常均之。凶札未至於不取地守地職。則亦均之。不均者不擾動之地。力稅從賦。皆免地政。不均可也。
李景齊曰。一歲之入。因國用。所以給今。以凶札而悉弛之。則何以供一歲之入。是以見先王之備凶荒者。百積有素矣。

三年大比則大均

鄭鑄曰上文凶札之故而不均特權時之變耳久而不修則法浸以壞故於三年大比時則大均不以一時之變廢萬世之常此紀綱所以不壞也鄭康成曰有年無年太平計之若久不修則數年多三年則民困有未投者故大比之三年之○黃氏曰大均外取其未投者投之所以能及公卿三日之法

困於大比大比不可移易大均亦不可移易古者大均有禮今制三歲占籍名曰推排蔽早則免離古法其大意則甚失之矣



東巖周禮訂義卷第二十二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

十人

薛平仲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職人主所以承天之
寄以善天下之民有一未善先王以為由己致之師保之官特設
於教典之中尊之中大夫下大夫之爵貴之長善救失之任使人
主無動不善所以善天下之本

楊謹仲曰書太師太保曰三公蓋周公之所位者也冢宰卿
之職也以其為百官之長是以周公或謂冢宰以公任卿之職今
師氏保氏乃中大夫下大夫之職司徒之屬官雖職教詔王嫩諫
王惡實以教國子為事其徒至百二十人則職至煩冗矣安得以
躬簡且使師探昧子邪當助其職以嫩詘子糾猶際古之朝師
其進則詔王以嫩退則掌國子之教故以師名官言其足以為人
之範模也。程氏曰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氏以成其德
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後世師傳之職不修友臣之
義未著所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

陳君舉曰師氏以教詔傳道為名其所處宜尊嚴而其職宜貴求
之於書則與虎賁綴衣同稱詩人亦以趣馬膳夫並列於雅夫虎
賁綴衣趣馬膳夫皆賤有司也皆人之所狎而玩者也皆不可與
啓迪贊養者也今以教詔傳道之官錯舉而混置之無乃輕乎是
不然人主之自治非其廣廷聽決之為難而其深居宴坐之足慮
非其公卿大夫夾輔之為難而其侍御僕從順適其意之易惰也
人主之心惟平時為易縱人臣之言惟卑者為易入

陳及之曰師氏以道教國子以美詔王而其徒百二十人蓋居虎
門之左司王朝帥四夷之隸以守王門其徒不得不多也

掌以嫩詔王

鄭鐸曰不日美而日嫩蓋告王為善不待已著然後言於其尚嫩
以告焉使王即微而為之

愚按嫩與美同凡入主一言一行之善師氏指其所以善者而
詔告之進之於廣大高明之域如所謂將順其美者也

呂氏曰程伊川謂後世知來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
蓋後世諛諂之官所以正君之惡者未嘗不設若從容和緩以養

君之德者則爾焉師氏以嫩詔王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
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在焉故二官皆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

一則暴精心者儻有善惡遂使有君饒林辨者劉棟旌旌以
二者不可偏廢

以三德教國子

呂氏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此又以從容和緩以嫩詔
王之師氏教國子古人教國子之意如此。鄭康成曰國子公卿

大夫之子第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王
為解字者曰周禮州縣國子有非言太子者有不及王太子者蓋

又李元士以傳此以王太子昭言之也夫師氏保世曰九字師子
之所謂國子者許言王太子也夫昭言太子師氏保世曰九字師子

也又可知矣諸子言師國子而敬於太子之實非小習所得而貴之
也又可知矣。王昭禹曰上則詔王下則教國之子弟皆出於師氏君

臣上下所以同德而無異道

陳彥稱曰古者國子之教極嚴蓋其以父兄之任為官與未命之士不同苟教之無素而一日用於朝廷宗廟之間與庸人何異漢人不知教國子而朝廷宗廟之間又率皆以父兄保任為郎其後遂欲除任子之令不知任子之不得人由教養之未至耳先王賞延子世未嘗以官授不才之子弟今之國子蓋正為教國子設故太學補選先於國子其為法則便而教養異於古矣

一曰至德以為道本

鄭康成曰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黃氏曰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微類纖疵非其至也德至而後可以盡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呂氏曰至德者精粹不可名之謂道者溥博淵泉無教無臭惟至德以為道本故有所際敬行以抵和才謂。朱氏曰敏德云者強志力行蓄德積業之專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王昭禹曰至則敏德蓋德不敏則為於暫而廢於久始於勤而終於怠亦無由而至矣

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鄭康成曰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莫尊焉朱氏曰孝德云者強志力行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也。呂氏曰前言道本行本此言知逆惡自非實有孝德於已則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惟實有行德能免此。黃氏曰謹懼之於

應逆定相出入者不知其性者也不知其性固不能行也
故逆定相出入者亦莫能知之夫謂之一身德固無不備也
此不敢忘父母所謂知也蓋心為者不得影響而後知
此不致忘父母所謂知也蓋心為者不得影響而後知
三德者學於書也三行自事親推之於尊賢事師無二本也

總論

朱氏曰此三德者雖各以才品之高下資賢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不有專務其一可以為成人者是以別而言之以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所絃固不免乎篤志力行有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德又無廢業而有虛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

朱氏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其行之法而已不才之以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慊不實之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必以三行繼之雖其至末至粗而無所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其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三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傍于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非教者所得而與言唯孝德則其事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父順之目以教之以為學者雖誠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則進於德而無待加勉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游其原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明而詳矣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呂氏曰前言孝德此又言孝行實有諸已謂之德見之行事謂之行既實有孝德於已矣須見於行事之間而後吾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矣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呂氏曰必盡子弟之職以供洒掃應對之重而後先生長者方肯

開發我相助也吾以友行謂賢良則與貴者辨以友行而助我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呂氏曰所謂賢良者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為甚久其懼目為甚煩才有一毫

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遜憚方可。王昭禹曰師以德

行教人者也長以齒位臨我者也荀子曰師然而然則是知若師

以七又順師之謂也日學長而風尊比以順于師長之謂

黃氏曰六德三德同此德也六德兼其成德之可名者也三德原

始要終使知所由入也六行三行同此行也孝悌而已矣司徒以

此教萬民而賓興之師保以此教國子而推擇之國之賢能皆出

於此師氏教國子而掌以熒詔王者君正莫不正也師氏將順保

氏正教皆引之以當道也國子成德而後萬民有所觀法故曰行

歸于周萬民所望此所以列于教官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

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司教掌萬民之哀愚過失而誅讓之

以禮防禁而救之皆列于其下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李景齊曰虎門路寢也畫虎以示威武之象至於中門為雉門亦

畫雉以象文明外文明而內威武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之意文明

著于外威武潛乎內則王之威亦德威而已。宋氏曰：王居朝路，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朝門外，並臨衆議，則在此非常朝也。事則在此外朝，在於殿門之外，與群臣相辨而已。王又先詳詳曰：此也。每日常朝亦有節，不同如尺，辨同姓是也。胡明仲云：近世朝王，使入拜跪乃殿。祭。鄭鏐曰：居門左者左尊，而右卑，歸道尊。故禮制元不如此。鄭鏐曰：居門左者左尊，而右卑，歸道尊。故

也。言居門左則保氏居門右可知矣。

鄭康成曰：司祭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冊以詔王。

學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鄭康成曰：中禮者失禮者。杜氏曰：說居得教之者，使識舊

事。鄭鏐曰：國朝典，故人有所不知者，必以是而教之焉。陳君

舉曰：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躅

故，相救澁，涉贈傲，比敏，隨法，鄉也。

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黃氏曰：國子又曰國子弟，弟擊之於其兄也。貴游子弟，其父兄以

爵尊者也。游，鄭謂無官司者也。司士曰：以能任事，此蓋不任之

事者，與諸子游，伴之游，同義。游伴，非適不必貴。貴游子弟，兼適，庶

必貴者，蓋常與王居者，故國子之輩皆便學焉。

李景齊曰：周自有教國子之官，師氏掌以敎詔王。今攷其職，教國

子者，尤詳焉。乃所以廣於詔王之道，非有二事也。何者？國子所賴

以宿衛，王宮最於王為近，且密。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而以敎

詔王，則王之所聞者，善言所知者，正道，固可以格其非心，退而

美之者，衆則此心易搖，故必詳於教。國子使之皆善，則在王所者

長幼，卑尊，無非薛居州王，誰與為不善言之人，巨所以納君於善

而古之人君所以自置其身於無過者莫急於此保氏之職掌諫
王惡而養國子以道者蓋亦是意後世之君非無所謂諫諍輔拂
之臣而深居退處所對不過宦官女子則君心之易盡宜矣

陳君舉曰古者取士先國子次俊造夫國子非但王人之謂也記
曰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則諸侯子在其中矣
今見於經師氏居虎門教國子則宿衛王官之士庶子官伯所領
者也大司樂成均教國子是謂胄子則常在學者也其餘不常在
學特名在學士之版則歲春秋之一合諸學其籍在諸子其教則
大胥小胥由此觀之列國之子或在周行者同衛王宮同入成均
同隸學士之版於斯取才焉而用之曾何內外之辨博言魯公之
子伯禽衛康叔之子牟齊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而宣王欲得國
子伯禽利學美既襄其子取諸侯澠露以三陳增以陽遂隸四
方之彥而博極一時之選是故天下無遺才而王室亦無世官之
弊故曰九周之士不顯亦世周衰世卿為政姻婭繼仕而諸侯子
不在教育選舉之科小雅刺之曰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
擊擊衣服言仕京師者輒得志下國之士壅於上聞甚則衛之賢
者仕於伶官簡兮之卒章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風人之言為
宜承事王者而困窮至此先王之澤熄矣漢設左官之律凡仕於
諸侯者皆左選也且不得宿衛大樂律曰除更二千石到六百石
關內侯到五大夫以為舞人而諸侯子弟不與焉國子之分內外
於是始何示人不廣乎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十用治亦如之
鄭康成曰舉猶行也。賈氏曰此數事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

所在皆詔以美道故也。鄭康成曰：聽治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賈氏曰：上教事皆有朝以聽治之故。從王亦如上虎門之左同故。

曰亦如之。

王氏曰：師氏保氏凡祭祀賓客會同殺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則是詔徽謙惡之官無適而非從夫。然後王無一燬之弗為。無一惡之弗去。鄭景望曰：王之出入起居無不與知。隨事而將。順正救之則違善於前，止惡於微，避冗寡而德易成。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音畢

賈氏曰：獨即守官。上士府史胥徒之等。使此人帥四夷之隸若秋

官鬻隸等。王氏詳說曰：司隸云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

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屬。楚是司隸帥之矣。師氏之

官。陳君舉曰：天子中門之外下有兵衛，上有御大夫子弟之衛

今也不設於此而使四夷之隸為衛，若以服遠人為美觀，則先王

慮患疑不如此。非我族黨其心必異，疏有他禍，萌於輦轂之下。又

豈止美觀而已。王氏曰：王唯元惡，日每以則。如我服，為其可

在四官者，曰其守王宮者，則亦澤使之。辨隸，然並進也。勇氏

為有秦非西成，此北也。王化先服，以基王世。西有混夷，其有

非子王往之所始，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之職。以備番同之使，東

此四之，樂曰，有象，則有象胥之職，以備番同之使。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鄭氏曰：非特在國可使之守，若朝在野外，雖使之守，藩盾之內列

亦可大抵詔王以嬖使吾王之德足，以服人，則雖無城郭，澗池亦

足以爲罔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康成曰保安也以道安人者文王世子曰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史氏曰王者之行美惡而已既有師氏以詔燬又有保氏以諫惡此所以善日加蓋而不自知孔子語畢君之道必曰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此保氏不可不立如此

學諫王惡

王氏曰師氏未有燬而詔之故曰掌以燬詔三保氏有惡而後諫故曰掌諫王惡。鄭錡曰或謂聖賢之君不名有惡自非桀紂孰肯爲惡今故官以諫王惡何耶余以爲王者正身以正天下故有詔燬之官導之於善又不可無救諫之臣以諫止其非燬則詔之於以諫惡聖制雖相諫諫諫能飾王之身禮賢必請諫諫詩

而養園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史氏曰師氏之德行旣根諸內而保氏所養養此而已夫有諸內必形諸外則藝也儀也人孰患其不習哉。鄭錡曰說者謂教以德行則不言養教以藝儀先言養之以道何也余以爲藝則一能之可稱儀則容止之可觀養之以道然後教之中有所主表裏相符華實相副矣養則涵養其心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飲之使自趣之

王氏曰道與之才先王達之以爲藝道與之貌先王制之以爲儀

一曰五禮二曰六樂

鄭康成曰五禮三吉凶軍賓嘉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三曰五射

玉帛而已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彼之所及也其能射御
也非特主皮執轡而已至於射以觀德行而武可習御不詭其遇
而馳必正彼之所及也其能書數也非特記今昔計乘筭而已至
於書足以文道德性命之情數足以致高天星辰之遠彼之所及
也六藝之所致理不在乎粗而在乎精則何適而非道乎

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
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鄭鍔曰儀者德性之表見於動容周旋之際者也祭祀有裸獻薦

徹之儀其容欲穆穆皇皇鄭鍔曰禮記曰賓客朝廷則蹀躞如也鞠躬如

儀其容欲嚴恪矜莊鄭鍔曰禮記曰賓客朝廷則蹀躞如也鞠躬如

也其容欲其濟濟踳踳鄭鍔曰禮記曰賓客朝廷則蹀躞如也鞠躬如

則儀而內視不視鄭鍔曰禮記曰賓客朝廷則蹀躞如也鞠躬如

詎可不素教之哉單子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叔向以為

無守氣晉侯視遠足高目不在體足不步目單子以為不能又古

之人視威儀省禍福則教國子以容儀誠不可緩然皆以道通之

然後教之則藝儀皆道之所寓歟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鄭鍔曰闈者宮中巷門也王氏曰旁深宮雖非人所可知然自古

始史氏曰使其屬守王闈所以幾其出入從而諫也○王氏曰

師氏保氏皆使其屬守則亦有保之名焉守事非其身之所任矣
黃氏曰保氏守王闈則益迫近矣師氏有四夷之隸故在門外然

保氏掌諫王惡則其祭之當益詳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鄭鏗曰官以諫為名乃諫王之職周家保氏諫王惡乃為萬民立司諫何耶余以為王者處心不在一身而在天下己之德已成而無過亦欲天下之民有德行而無過惡為民設司諫猶己有詔獄之師為民設司牧猶己有諫惡之保

愚按司諫之職即今之提學官而設於教官之屬以德行道藝之教皆自鄉而行之與賢與能之重皆自鄉而推之萬一鄉里之間好惡不一而學術之或偏毀譽不公而選舉之失實則流弊孰從而禦之先王所以寄耳目於司諫而巡問觀察將以扶道程學而難寺公論者實在乎此觀糾正辨放之辭便見有檢

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

呂氏曰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非三代之盛誰能理會良德

鄭康成曰朋友相切磋以善道。朱氏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非有朋友以責善輔仁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所人倫其勢若輕而所係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甚親其事若小而所職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非強附乎四者之間也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朋友之倫廢闕尤甚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至於悖者也由夫朋友之義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四者又安

能獨盡而久存哉

鄭康成曰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抑則易

鄭鏐曰掌糾萬民之德知其所修者德則勸之使親近朋友以自

輔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修德於內行見於外慮

其矯偽怪奇則正其行使歸於中庸又強以道藝使不至於鄙樸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鄭康成曰巡問行問民間也可任於國事任吏職。鄭鏐曰巡而

問之觀而察之見其德行道藝可書者則以時書之其或才能過

人穎脫於倫輩之中他日可任國家之重者又別白而條具之

呂氏曰鄉官一屬特立一司諫專掌民事甚有意司諫以前若鄉

大夫攷其德行察其道藝州長攷其德行道藝黨正書其德行道

藝族師書其孝弟睦姻有學問書其敬政任恤到同陳抑以糾

書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重者彼此各有簿書互相參攷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鄭康成曰巡問勸強萬民而攷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不

。王氏曰知吏之實故可以詔廢置知民之實故可以行赦宥。

鄭鏐曰廢置以取吏赦宥以寬民民之不善非民之罪吏之過先

王責更不責民故吏不能教民則罪之而民之德行道藝未至乃

教之未至也如己為過惡能從吾之諫而改之吏則可廢置而民

則可赦宥也。鄭景望曰司諫以萬民德行道藝變能否攷鄉里

之治而詔廢置凡曰鄉州族黨閭比之吏孰敢阻民而欺上

王昭禹曰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固鄉察之事先王懼鄉師之職

攷之或有未盡故使司諫巡問而觀察之有以知吏之教治之實

此所以亦委以攷其治而詔廢置也然鄉師言歲終司諫不言則司諫所以考而詔之者不必歲終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救猶禁也以禮防禁人之過者也王昭曰王昭曰非能救於則救者所也也。鄭鏗曰易繫辭言小人以小善無益而弗為小惡無傷而弗去是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先王設司救之官救其惡於細微使不至於滅身乃所以救之也。史氏曰民之有司諫司救猶王之有師氏保氏所以使之歸德改惡後世師氏保氏不立而以司諫兼司救之職為王補闕而拾遺民有表惡過失不知以感誅諫之以禮防禁之而一於刑辟先王之意失矣

掌萬民之表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灑紙作邪壞心數惡事故過則非救大則非誨邪惡雖未麗於木盡刑焉故亦救之而已王昭曰王昭曰非能救於則救者所也未可以施則先王皆宥之賈氏曰或惡未麗於木則非誨於法誅責之以法使罪猶今法輕情重過失麗於罪猶今日法重情輕之知悔而不為防禁之以禮使之自克而不犯皆所以救之於未甚。史氏曰誅與讓不同防與禁亦異心之愧取困辱而生辱之則追悔其已往身之犯法因而改囚之則思底於自新

易氏曰如鄉飲鄉射祭社祭禘祭醕之類無非救之以禮而納之於善

凡民有表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詔諸嘉石從諸司空

史氏曰誦者切責之罰者撻擊之士司寇之屬。鄭鏗曰表惡出於故為雖未麗於法害已加於人讓之至于再三乃有不畏鬼為則加以撻罰宜矣撻罰之加又至于三而不改是則怙終之人歸

諸士師之官去其冠飾而書其罪惡之狀著之背以明示諸人而取之可也坐諸嘉石視其罪之輕重定其坐日之久近坐日已滿則使司空役以勞辱之事則表惡之心自消矣。鄭康成曰嘉石朝士所學在外朝之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之司空位事官作之也坐役之數存於司寇

鄭景望曰曰諫既糾民之德矣衰惡過失又有司救一官救止於將然防禁於未然而誅讓於已然讓之三而後罰之罰之三而後刑之喻之也悉懲之也至待之也久書所謂左右有民師保萬民其在是乎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園土

鄭康成曰園土獄城不踴民曰然園土之刑人不虧休罰人

鄉三罰而獄不踴民曰然園土之刑人不虧休罰人惟非數則原其過原其過根讓于園土安有至三特誤耶故

之民互用刑禁以馭之恥之役之俟其改過自新委曲至此蓋重於用刑耳工部高曰先王謂人之知過生於憂慮死於安樂

之以加百三年之仁五等之役則其勞苦以救之

黃氏曰司救園土與司寇園土輕重不同司寇園土鄉官斷獄罪為當殺司刺訟於臣民以為過失而宥之者也此非司救讓法之所得行於其初發有司直執而治之卒乃寘之園土司救園土即鄭所謂酌償好欲抽拔兵器誤傷人雖有罪本其為無意者也其故讓罰行焉不改而納之園土此其輕重之等不同司救園土先嘉石司寇嘉石先園土

總論

黃氏曰袁更雖未麗於罪而誅其責故讓罰不改坐諸嘉石罪之

則無其法也。過失雖麗於罪，而原其意，故諫罰不改內諸國。主本以待過失之當宥者，是猶以本法治之。凡司教誨人賞行之輩，皆稟之於司徒，與其地治者聽之。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史氏曰：天患，苗普民病札瘥也。以旌節表之，使民知施惠出於王命也。黃氏曰：施惠，懼其養之不給，而或陷於罪。鄭鑄曰：鄉師言以王命施惠而不持節，此乃持節者蓋鄉師歲時巡國及野，彌民難陀每歲之常也。此則天惠民病，遣行巡視一時之恩，故執節以為信。漢唐以來，遣使持節以賑民凶荒，其基於此。二官持節與否，雖或不同，以王命施惠，欲恩歸於王，則一而已。

楊氏曰：哀惡過失，非天惠民病之類。蓋司教以救民為職，故凡歲時有天患，民病，而以王命施惠，所以賑救之。蓋景整曰：兼以救失血於於也。此亦自古皆然。死民無恤不立之義。

詞人下士二人史三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調猶和合也。史氏曰凡人之心方其有觸則怒怒則

爭爭則鼎鑊在前不顧也及其怨隙已成殺傷被執退省其身已

無生路追念其父母妻子不可復見未始不悔悟而恨旁人之不

我救止先王灼知人情之隱設詞人以諧和於始使不至於此

忠厚之至也

孽司萬民之難乃阻反而諧和之

項氏曰難相與仇讎凡民之難常起於有己有物己與物偶不能

愛惡愛惡相攻則伎心生故有以一日之忿而為終身之仇讎耻

匪必報雖死無恨此其為難豈勝言哉先王於是命詞人諧和之

難康成曰過無有意也

之理在彼有必讎之義調人合鄉里之民立為證佐共明其非本

意以平其怨怒之心亦有刑罰之一端劉勰中曰成之以民

勸佐而行其成則不敢交論而後不平者或謂此則編委之民

以正刑無所復議過非本意而報以正刑聖人所不忍周家之法

五刑之疑雖大辟皆有赦有罰司刑者原刑定法則如此

鳥獸亦如之

鄭康成曰過失殺傷人之畜產者項氏曰如魯人以介其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反用父兄

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既加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既從父

兄弟弗辟則喪之瑞節而以執之

史氏曰凡怨讎蓄積於心不見則已見則不可已故和之之法亦

在於弗使之見此謂之辟。項氏曰和難者非能止忠臣孝子之心之使勿離也亦不過勸之使辟焉爾。鄭康成曰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春秋傳曰晉荀偃卒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知事主曰黃國之別有儀有齊胡有過皆見報師成謂上君者其事之人豈死生左傳所載齊謂大夫皆曰臣成曰臣上君者其事之人豈死乎伯者子瑞節王節之別圭也。黃氏曰臣與君和之不肯辟者謂伯者子瑞節王節之別圭也。黃氏曰臣與君和之不肯辟者是不從王命也。王以刺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也。二十二年子儀所以歸游氏之義。項氏曰與離者嗚呼使執其離以歸之則非民之事殺而具離之。項氏曰不至於遭管又執之千管殺之則非了除不能以復祭也。

賈氏曰父之離已下皆是殺人之賊王法所當討即合殺之未殺之間雖以會救猶當使離鄉辟離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恩按禮疏之法有謂死大康謂亦曰刃有大罪非終乃作書傷孝子願孫之心故使之辟非謂九傷殺者皆謂楚商問春秋之遠矣不可見離而不討子夏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苦枕干不仕不與共天下遇之市朝不反兵而闔天下尚不反兵海內何為和之。項氏曰父母之離不與其戴天九四海之遠雖有至孝之心不能往矣故辟之海外兄弟之離不反兵然千里之外足矣從父兄弟之離不同國同國則必報君與父同師長與兄弟同主友從兄弟同。史氏曰海外遠矣千里之外次之不同國又次之親疎之義豈無等差。

黃氏曰殺人者罪不至死非其子弟之心故為辟離之法上之人行法原情故過誤殺傷許和解至於子弟之心豈能忘故又使相避而後其難可和不然各奮私義忿懣滋多民不和矣。鄭景望

曰子弟之心視其父兄見殺見傷而從末戚也則有所不能忍聖人又忍其情使殺人之父兄者辟之遠方異地以伸夫為子弟之情弗辟則論其違令之罪而拘置之于其地於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避讎之法苟在四海之內在千里之內與之同國而不報焉非巨子也故得而報之者臣子之志獲伸而在海外在千里之外在異國雖不得報亦足以慰其志矣此謂人之官所以謂之和難也

王氏詳說曰復讎之人本為父兄子弟設交遊師長主友之家則何預於外人哉賈氏以無子為言得之矣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

賈氏曰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己為敵而害也故鄭

云欲除害而敵其殺人者或逃向鄰國所之國得則讎之也

凡殺人之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

劉氏曰殺人之而合於義為隱謀禍惡之未發而能先事殺之朝士

曰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是也遷其子孫使居異國

錮曰此蓋當刑而逃竄不獲官許人捕者也人有捕之探聞致死

錮曰而下刑殺之合義故令許人捕者也人有捕之探聞致死

錮曰而下刑殺之合義故令許人捕者也人有捕之探聞致死

不同國禮弓子夏問孔子居父母昆弟之讎意亦類此然後知

讎之必死以伸義也

愚按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

復讎一事其重如此周官調人之職乃使其父兄師長之讎皆有所辟然則禮經豈教人殺人豈縱惡容奔者乎蓋禮記所言主為復讎之人言周禮所言主為人讎之人設且調人之和難乃過殺人者耳非過殺人者自許以復讎也又曰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謂如為衆殺之得其罪則不當讎故亦勿讎朝士曰凡殺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此仇讎謂所當殺者然後書于士無罪不書是有過也如此則調人之職甚明其所和者在於過而其所不讎者在於義使謂之縱惡也瞽瞍殺人臯陶為士則執之法之所在雖天子不得庇其父豈有人君立法又汲汲於和其難哉吾以是知調其過與義者乃所以順其情也故公羊子曰父不當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比是為子之道此雖論有同之事與調人之職語異而意同其讎之可復與不可復亦視其當殺與不可殺耳虞夏而時殿中御史楊萬頃殺張審素二子王殺萬頃繫表於笏言父冤狀議者多言當宥元宗下勅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求何有紀極遂杖殺之使其父果有冤死烏得行一切之意至憲宗時韓愈因舉悅事作復讎狀以為揀禮經則義不同天考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政之大端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是觀其當誅則用調人交讎之義觀其不當誅則用調人復讎之說

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鄭康成曰鬪怒辨訟者也。史氏曰鬪怒平之則不至於爭不受平者為藉以紀使其不可以再犯先動者誅則雖有怒者不敢先

發以麗于罪此皆息怒息訟之要術也。王昭儀曰好勇必求以

成之使彼此各無虧焉若其不可成亦強釋而不可教者

也故外書以執其淨節又先所部按於刑則必歸之

陳及之曰胡五峰曰昔堯王盛時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天下風動

無一不得其所令行禁止天下無冤民今司徒之屬有調人者掌

誥和萬民之難有辟讎之法有交讎之令有成聞怒之書此下陵

上替政令不行之明驗周公經世之典顧如是哉嗚呼周公之法

令豈特為當時計哉為當時計則成王之為君周召之為臣其百

執事有司皆賢大夫也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固不當有如調人者

可也若以周公身致太平此等官不必置其相率為苟安之計一

日周公死後人無所倚仗矣且司市之法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

夫人過市則罰一簣卅子過市則罰一幣夫設罰以禁過市者為

非禁登無罪也或以成王巨長人卅子甚至於燕遊無復設法以方

之為後世也凡此等可以類推。鄭鑄曰謂人之法不以復讎為重乃

許以辟免戰國遂有借交報仇以成閭里之俠如鄭辭之徒皆報私怨

儒者之論復讎知韓愈柳宗元紛紛不一調人之法果可行於後世乎

媒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康成曰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之名薊楚曰媒

賈氏曰媒氏在此者集略云配儷男女取地道生息故也

薛氏曰人之至情室家子孫之望無以繫繫其志則為善之心有

不可得而固於是有媒人焉室萬民之判而合之故凡男女之無

夫家者上之人實為之制禮而會合之使夫內有室家保守之安

下有子孫長久之望則教可得而致矣

孽萬民之判

鄭鑄曰魯哀娶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陳司敗譏其不知禮蓋婚

孽萬民之判

鄭鑄曰魯哀娶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陳司敗譏其不知禮蓋婚

孽萬民之判

姻合二姓之好當辨氏別族有百世而不可通者周人立媾氏之官慮萬民之愚不知其別乃謂之掌其別使男女者知其別然後可以通婚雖康成以謂判者半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余以為判別也謂男女之別知其族類之所由別則無同姓為婚之失也禮記曰以管君齊威以魯君神為兩食以不媾當朋友以辨別也蓋有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呂氏曰成名者按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齔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時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獻諸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不復重民之生此制廢闕久矣史曰若者丁卯子同姓是也鄭氏曰男女始生三月父母名之

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鄭康成曰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奇數焉禮記曰工謂曰索紃紃公問孔子曰男子三十而後婚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婚矣然則三十之

李氏曰婚姻之禮要在及時國無繇民則桃夭之詠作喪其配耦則有狐之刺與彼室家而繫之以王者之風為人主者不可不察孟子對齊宣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知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誠哉是言也人主知好色而不知下無室家知送欲而不知養父母下得以育子孫生民之本於是乎在故設官主判合之禮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鄭康成曰司猶祭也無夫家謂男女之餽寡者

九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鄭康成曰純實纁字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九於娶禮必用其類

故用純帛之幣一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

象五行十日相成也而多者合五而則以天地合數為之士大夫

乃以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

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鄭鑄曰記言男女無幣不交不

親昏禮必用幣幣以將厚意亦禮之所寓也純帛五兩富者無過

乎此貧者亦可以及焉禮之中制也然娶妻入幣而嫁子亦入幣

者蓋嫁女則彼當入幣入於女家

禁遷葬者與嫁殯者

鄭鑄曰殯遷葬謂以禮排揅死而佐葬遷之使相從也叶此以

男女生為夫婦死則同穴遷葬者謂以死者求於嫁殯者謂以死

者求夫不經之甚以此妨民後世猶有蒼符而合葬者王昭所

以合二姓之好天地之義受命則于祖繼近則于族三月而後葬

思未葬而死者不遷于祖附于墓始葬近于女氏之室以示其

為嫁殯禮之意者有矣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鄭鑄曰男女陰訟言不可道也豈可宣露於人哉勝國之社國士

則社存奄其上棧其下不受霜露之氣陰閉無所通陰訟聽於此

隱而不露婦者相傳云召伯聽男女之訟於甘棠之下余嘗笑其

不考行露甘棠二詩甘棠美召伯之教明于南國而行露乃聽訟

詩耳召伯若於甘棠之下聽男女之訟聞周公勝國之社之說寧

不愧耶

王氏曰杜陰故於之聽陰論神所在也明當敬而不褻

鄭康成曰不在赦宥者直歸士而刑之不復以聽士司寇之屬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薛平仲曰夫婦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次則財利之所交先王既為之設媒氏以遂人之大欲矣而就利之心容不致其規畫哉方其致民而交易人情固易誣也非有位尊權重者以鎮之則情偽紛紛殆有不可得而遇者故司市必以下大夫為之長而質人之質其成僱人之僱其布亦各士為之其大綱固已舉矣而猶慮夫情偽之不勝窮而耳目之不足以盡防也彼其市肆之間固有深知其情偽而足以為耳目之用者於是自胥師至肆長夫胥居鮑蘧檉檉檉於市道者駸駸詞辨以兼敵請於同寮者以爲辭其不正肆長以平其名實凡市治之所當曲防者莫不各在其司焉彼其徒既樂於上之用矣其有梗於憲市者曾不得苟容於其間則雖使五尺之童入市而莫之或欺矣及其市治之可行也其所謂商賈者能無淹沮之憂乎所謂齊民者能無倉卒之煩乎於其後也則有泉府之官以僱人之征布而制斂散之權焉用以濟市政之窮四民之相湏者於是而定志矣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劉氏曰治謂正萬民交易之法文。賈氏曰。中。下。教謂使三市信義不欺。賈氏曰。中。下。文。以。亦。報。也。政謂平百物輕重之價。賈氏曰。文。政。禁。刑謂制盜賊姦偽之民。賈氏曰。中。下。量謂執五量以定穀米之平度謂謹五度以定布帛之制。賈氏曰。中。下。禁謂壞

法亂俗之物不償於市令謂宣教立政之事必慮於民。賈氏曰

貨使之懋選有無阜通貨賄者莫大於市苟無官以司之則智詐

愚勇怯暴攘奪詭設決性命之情以爭無所不至矣先王由是設

官以司之治以理之教以化之政以正之刑以制之以暴多寡則

有量以度長短則有度止使勿為則有禁教使為之則有令治教

者本政刑者末量度者所以輔治教之器禁令者所以輔政刑之

具八者既立防制曲備雖有智者不能逞其姦雖有勇者不敢肆

其暴

鄭景望曰政有司治市之法乃善俗之政也天下之亂積於人心

之趨利利之所聚莫甚於壘市於此致詳焉是亦所以正人心而

樹亂源之廢其類王政也

以次叙分地而經市

鄭錡曰治市雖有上八者之法將以經理之使井井有條則又當

有九法

鄭康成曰次謂吏所治舍恩次分次也若今市亭然叙肆行反則列

也。王昭禹曰叙所謂各次其地之叙是也。二。有八。司。各。司。其

分其地此。肆。鄭康成曰經界也。賈氏曰經界其市使各有

處所不相雜亂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鄭康成曰陳列也。王昭禹曰物所聚當陳使易見辨之而使

不雜則貨賄各以類聚無混淆之患此市所以平也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鄭司農曰靡侈靡也。王昭禹曰物之侈靡易以售及又民將
貴異物而賤用物故以政令禁之則物無異尚人無異好市適於
均而無不平之患矣

以商賈緡皂貨而行布

鄭康成曰通物曰商賈物曰賈皂盛也。鄭司農曰布謂泉也

王昭禹曰貨資商賈而後阜布資貨物而後行蓋布者所以權百
物而通之貨資不早則布無所通故必以商賈皂貨而行之

以量度成賈賈而徵價賈

鄭康成曰徵召也。謂文氏曰價字所訓不達不
為義。王昭禹曰量以量多少度以度量短既以度量而平之則

物價之高下既定然後可以召價賈也

又賈賈子賈結賈布賈訟

史氏曰賈以人證劑以書約信要立則市無爭訟矣。謂結曰空

不償訟乃不止為之長賈短劑雖為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

鄭康成曰賈民胥師賈師之屬。鄭鏗曰以偽飾貨民被其欺則
詐不可除用賈民以為市胥知物情偽則詐可除矣

以刑罰禁盜而去盜

鄭康成曰刑罰憲徇朴。項氏曰以強害人謂之競非其有而取
之謂之盜。王昭禹曰利之所在強梁者或不能無競貪汙者或
不能無盜不懲之以威則不能禁而去之故大則以刑小則以罰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鄭康成曰同共也。王昭禹曰凡征市之不售與是滯於民用

者則以其價買之此所以歛之也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各從其抵而予之此所以賒之也歛之則民無賤價之患賒予之
則民無貴買之患如此則開闢歛散出於一人盈虛有無通乎上
下豈非與民同其貨乎

大市日昃謂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
市販方乃夫販婦為主

鄭康成曰日昃映中也市雜聚之風言主者謂其多者也○鄭司
農曰百族百姓也○賈氏曰百族或在域內或在域外容其來往
故於日昃以後主之言百族為主則兼有商賈販夫販婦商賈為
主則兼有百族販夫販婦販夫販婦為主則兼有百族商賈

鄭錡曰百族殆市之豪族大姓以財雄之人歟商賈阜通不過視
其時之繼薩靈之微牝獨不聚則其持燭櫛鬻銷於於之

前謂其市之為甚大者正謂萬口自朝至于日中為商賈交易之
故大市日昃而販夫販婦所得纖微至夕而罷故夕為主焉日昃
也日昃之餘力故夕市夕時而市

九市入則香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乎肆裝成莫續賈上反時擊旌于
思次以令門市師泄焉而聽大治大訟香師賈師泄于介次而聽小
治小訟

鄭錡曰先儒之說謂市在一院之內則宜有門市者以時入門市
香執鞭度以守之市之群吏上旌以令之市師是時入于思次鄭
司農曰市師惟權也香師賈師入于介次別小肆也○黃氏曰市師之
官蓋師賈師時二十肆有訟則聽之所謂平旦側有而入者敢冒
法慢吏而罔市利哉鞭度者無刃之艾繫鞬于上則為鞭因其長

刻尺寸則為度，單門者則執鞭以威之，爭長短者則執度以齊之。物一而用二，又因以禁戢焉。辟吏則自胥師以下，各平其列肆使有分界而不爭，優省其貨之成否，使中度而不罔利。王氏曰：器制中，度水中，伐身，獸也。肆，定物成乃奠價之高下而揭折羽之弊。中，度也。肆，定物成也。肆，定物成也。肆，定物成也。於思次以令市使人望而知其當市也，利之所在皆有貪得之心。上旌之次，其名曰思，使之見利而思義耳。市師師，同市也。莊此所以聽大治大訟則亦宜先致思。若夫胥師賈師雖市小吏而小治小訟亦於介次而聽之言介則知思之為大言思則知介者思之次也。市師聽治訟之大胥師賈師聽其小，豈非大事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歟。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

辨，謂朝朝此師階謂黃腰的辟沛也和，賴岷四九，馮祇，祇，祇。

至必於其攷法非法不用賈誼曰：錢法不立，鄭曰攷實諸泉入其意當如是。鄭名存而實亡也。王氏詳說曰：時若審夫之所謂失財用時時在之時同。

黃氏曰：量度者官為之式，柄以示民，使凡為斗斛丈尺者取法於此也。鄭曰：豆若今處斗斛及丈尺，恐亦以此。鄭曰：權文尺，知置於此也。鄭曰：權文尺，知置於此也。

賈氏曰：叙則諸物行肆之所也。王曰：為曰叙，則前所謂以次敘分。凡罪于同市，所謂出布者以馬得罪，則立之于市，與之肆，其刑罰而尸於市者，亦有常而不失其叙。叙所以合衆而懲其惡。鄭康成曰：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之易也。三日而無識認者，舉沒入官。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鄭鑄曰貨賄之為用六畜之為養珍異之為玩愒遷其有無雖資
於商賈作法以低昂實本公上。鄭司農曰亡者使有無此物則
開利其道使之有。鄭康成曰利利於民謂物實厚者害害於民
謂物行苦者使有使阜起其賈微之使亡使微抑其賈邪之侈靡
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昔王昭馬曰物之類也物之微而亡也。李景春曰
先王因物之盈虛善否適時而為之低昂不惟使之有無相通亦
習俗所係不可不止

凡通貨賄以重焉出入之

黃氏曰重節掌於司開貨出入皆司開受之入達于市出達于其
圻至此市政也故見於司市職貨之出入必有司開之開節王之
衡市陳期瑛謂市不遠鵝門關入信門關達于市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鄭鑄曰凶荒札喪之際民方困阨苟市有征則物貴而民重困故
市無征當是時民困於財錢不之則民蘇故宜鑄作布泉也周景
王時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
救民卒鑄大錢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然則凶荒札喪而作
布乃救患之一術。陳及之曰市既無征則物聚多物多則錢重
錢重則物反輕非所以便商賈也作布則物雖多而錢不重商賈
獲其利則來者多矣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
者十有二

鄭鑄曰市者姦偽淵數利之所在有禁以禁之則不敢為有刑以

刑之則不敢犯禁莫先於偽飾蓋姦人欺民以罔利眩偽以為真能禁其偽飾則人不受其欺矣。王昭禹曰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皮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鼓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於市周官司市所謂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十有二乃此類也凡此之數其數有二十四在工不得作在民不得畜在商不得賈在賈不得辨別而言之故各有十二蓋圭璧一金璋二命服三命車四宗廟之器五戎器六用器七兵車八女器九絳服四款五釵六五穀七果實八木九禽十獸十一魚鱉十二凡此在民不得畜者也商則賈此而通之者也賈則因此而辨之者也故分而言之亦皆十有二。劉執中曰偽飾之禁十有二而四民共當其罰刑無敢犯之者所以立制度而厚風俗也。陳君舉曰豈惟慮民之欺亦不使之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朴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鄭鑄曰司寇五刑如國刑如野刑之類而無市刑今有三等之刑又有歸于士之刑者蓋衆之所聚不可以常刑治而爭利於市以犯有司者皆姦民之雄少縱不治則市不肅俟其已甚斷於士師則無及故隨具犯之輕重而用三等之刑非五刑之刑小刑已決罰必表慮其所犯之由中刑則行而徇路使人見其鞭笞之狀大刑不決罰於官府住就其地朴以示之使其知司市而不可犯也

三刑之外有犯五刑者則歸于士師。司市不敢專司，徒於萬民，不服教而有獄訟者，媒氏男女之陰訟，與此皆言附于刑者歸于士。蓋謂用五刑而已。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幣，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鄭康成曰：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之市，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游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為說，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命婦而使之出罰，異尊卑也。鄭氏曰：不言天子公卿乃言國君以下，國君之事者，大夫士自國君過市刑人，教以下，士所以禁其過市者，蓋此等臣在朝不冠在市，正所以別市朝分貴賤，定士農工商之業也。

劉迎曰：先王之立法防人欲於未然之前不待其已然而禁之，

其難者則齊刑，淫衡之極，得清激其心而變，廉守於內，威行於外，

市之刑人愧之，所以制其心於未然而不敢為過市之舉也。至於

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皆不期而驕侈者，故罰其帷幕，蓋正所以

責其無以自蔽而見淫侈之物也。國君而下尚然，況天子何求而

不獲者乎。王氏曰：過市非所以明遠利也，市人犯罪以刑而已。

國君近利則市人何誅焉，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所謂刑人亦靈

徇朴三者而已。幕也，幣也，皆庇下之物，為上近利則無以庇

下矣。黃氏曰：匿王與后而不見以為敬禮，正德必不當有此

同師役市，司師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賈償之事。

康成曰：市司司市。賈氏曰：市司帥而從以其知物賈者也。

氏曰：所謂市者非特國市而已，遺入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則

以待賓客會同師役之事，量人營軍之壘，量其市朝州塗軍

社之所里則道路之與軍社亦有市矣有市則有商賈之事而當時未嘗有外市之官特以國市摠之惟會同師役之時則市師帥賈師而從之是以國市之官而分任其事。王昭禹曰如此則師衆所聚無賤價貴買以傷民財之患矣

東嶽周禮訂義卷第二十四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質乎也。鄭鏐曰物有不齊之價人有爭利之心買欲賤賣欲貴價若不平則爭競之端起周家立質人以中士二人為之主平定物價既治其質劑又治其書契息爭競也

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鄭康成曰成乎也。王昭禹曰物有美惡直有貴賤人有好惡二相濟豈可得哉此質人所以掌成其買價為成者使彼此皆成而無虧也

項氏曰貨賄財物也。鄭鏐曰人民奴隸之稱耳粥於市者豈良

敝哉市謂秣也。鄭鏐曰兵器者當質之於何人耶孟子曰農夫以六遂之間以歲時簡其兵器者當質之於何人耶孟子曰農夫以其異易器械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是兵器非鄉遂之農所自為也明矣。鄭鏐曰王制謂兵器下

也明矣。鄭鏐曰兵器亦夏商之制故

鄭康成曰珍異四時食物。項氏曰錦

凡賣債者質劑馬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揚氏曰質謂牙保劑謂買賣交納。鄭鏐曰誕設欺詐之心常由拂起不有以結其信則爭訟多刑獄煩故凡賣債者必使立質大市則物與錢俱多故用質質則立見以為證小市則物與錢俱寡故用劑劑則立文約以齊之不必立見也。說者謂大曰質小曰劑質則所期者遠劑則所期者近故又有長曰質短曰劑之說康成謂人民牛馬為大市兵器珍異為小市何其說之不通耶

掌幣市之書契

鄭康成曰幣故也治也書契取予市之物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易氏曰契之為物人執其一子者執左見其子之仁取者執右見其取之義合之以為驗示其取予之信而已

同其度量置其淳輪制巡而改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王昭禹曰同其度則齊其長短同其量則齊其淺深一其淳則齊其布帛之幅廣一其制則齊其布帛之匹長既同而一之又巡行而考校之。項氏曰巡改其物不中然度量不合於淳制其或犯禁則舉其貨罰其人如此則詐偽者無所容其間矣質人言犯禁者舉而罰之而不言凡財物同門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而不言罰者蓋言舉而罰之則凡財物可知矣司門所舉未及交利也故舉之而已

孔聰質刑皆國中一司部三旬部三月邦國暮期內聽期外

鄭康成曰謂齋契券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洽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郊遠郊也野甸稍也都小都大都

王氏曰質劑之治宜以時決久而後辨則證速或以死亡其事易以生偽故期外不聽亦所以省煩憂。其時曰市之交易益以爲先故立券以發之其期而不償者必留而明所出矣使官聽其期則作之員將不勝其征求而民亦困矣期外不

惟先王改民所象貨也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廛民居區域之稱。鄭鑄曰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說者以為貨物貯藏於市中而不租稅故曰廛而不征其有貨物久滯於廛而不售者官以法為居取之故曰法而不廛然則廛入之官掌市中之區域者蓋

有殺田夫一厘之罪者市肆居貨之厘則市中可藏貨物之地故
設厘人之官。王昭禹曰掌斂市五布而名官曰厘人以其布出
於市厘之中也。李景齊曰先王為治市而設官者有十所以掌
其征者僅一厘人其餘惟在於防民之姦與夫治其有無相通之
政輕重之意可察見

掌斂市斂

謂布總音總又布質布罰布壘布而入于泉府

鄭康成曰布泉也。王昭禹曰所斂之泉謂之布所入之府謂之
泉蓋布言布利於外泉言利出於一孔

愚按飲布胥師所取其在次之布也總布肆長總斂在肆之布
也質布質人所稅質劑者之布也罰布司市所舉犯市令者之
布也方貨入于市胥師賈師各居其次辨物經市其間有詐偽
者謂之緇而詘於其類非以布質行肆肆長隨其辨贖之物
田宅牛馬官給券以收稅謂之質布司市於肆布等者犯于市
令舉而罰之謂之罰布壘人正掌市厘之地凡諸物邸舍之稅
厘人得以斂之然壘人本斂壘布亦數斂五布者欲使之知取
以任地者不可取其物之稅取其物之稅者不得取其地之稅
壘人所斂必入于泉府又將斂市之不售與貨之滯於民者雖
取之實于之豈若後世因之以奪民之利哉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賈氏曰謂屠殺牛羊之類其人亦有地稅因其屠即取皮角筋骨
堪飾器物者使入王府以當邦賦備王氏曰屠者正以皮為利皮

所取非明正刑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肆府

鄭鐸曰膳府以供王及后世子之膳蓋乃用其滯而不售者蓋物之珍者其價必增高市人不之市則其物滯者言其售之不速也官為斂之非徒有以供貴者之膳亦使物不臭腐而商販不絕史氏曰皮角筋骨非食物也故斂而入于玉府所以資百工之器用也食物之有珍異者實以為生而有滯焉將腐敗而不可食斂而入于膳府則民不失財官得實用所謂兩利

總說

陳君舉曰王荆公嘗謂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自有周禮以來劉歆輔王莽專為理財至荆公熙寧亦專理財所以先儒多疑於周禮今細考之亦誠有可疑者且以歷人一官論之所謂斂布者鄭氏謂列肆之稅即今之房廊錢所謂厲布者鄭氏謂諸物邸舍之稅柳宗元曰地稅檢地稅又楮幣楮幣者謂錢幣也楮幣之稅若熙寧間不係行錢又凡屬者斂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即今所謂納筋骨者斂珍異之滯者入于膳府則以供一人之玩好者德宗宮市之弊其初只教官與百姓交易後乃用官者為使買之多不償其本錢熙寧不係行錢鄭俠奏議謂負水拾髮擔粥提茶皆有免行斂則歷人之弊安得不至於此其他自山虞以至澤虞自州入以至掌皮又有上項征稅如此其未至市肆者在川則有川禁澤則有澤禁金玉鈿錫則有禁齒革羽毛則有禁飾綵薪炭則有禁所以取民者無一不備與夫司門犯禁之財司關舉貨之罰中車之車折則入齋馬廐之馬死則物更先王所以不與民爭利者全不見於此書所以王莽用周禮遂有五均六幹列肆里區無不征之荆公用周禮遂有坊場河渡白地房廊搭罰六色免行市例之

類無所不至至使周禮之書後人不得嘗試夫周家之法果如是耶抑用之者失其實耶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司饒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鄭康成曰自胥師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胥及肆長市中給徭役者類非命士已上胥及肆長與胥徒同史之

劉執中曰市肆設官如此之繁非以為利也市肆之民日趨於小人之域者未必不由乎利故肆立一長五肆一司稽十肆一司饒二十肆一賈師一胥師而總之以蠶人泄之以司市防乎利之溺斯民於詐偽也見可校詳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

賈氏曰子官胥師三一律則一人故云各掌其次之政令

王昭禹曰賈賄之價騰則傷泉低則傷物胥師為之平焉故不得擅為高下也。鄭康成曰憲表縣之。賈氏曰刑謂市中之刑憲徇朴者。王昭禹曰憲禁則偽飾之禁在民在工在商在賈者是也。易氏曰憲刑禁使之知所趨避

察其詐偽飾行反五償應地得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反之

鄭司農曰償賣也隱惡也謂行且賣姦偽惡物者。王昭禹曰詐謂人詐偽謂物偽詐以飾行偽以償惡。鄭司農曰詐行則偽為差一布之人奔走聚觀者也贖則魯人之飾吳守義之行或托極神使半贖之也不謀謂則市師亂矣。王昭禹曰小治小訟胥師各即其次斷之大者則之市師所以省煩擾去留帶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在其成而莫究其賈

然後令市

鄭康成曰賈師定物賈。史氏曰賈之有師賈之所取法也。各掌其次則左右有司其局其日貨賄之治言所治無非貨賄之事。鄭駁曰在肆之物美惡混故賈人所能辨現為賈師七精列其善否故使之辨其物。史氏曰既辨其物而使均平既展其成而使賈定則民之交易無可議於是而令市孰有受其飾行價賤者哉。賈氏曰辨其物而均平之與百師所掌同受其成而察其賈則與百師異以其知物賈故也。

九 天患禁貴儉者使有恒賈

鄭康成曰恒常也謂若儲反儲曰米數棺木而賭又雨疫病者其製賈之困天灾害阨民使之重困。史氏曰物價翔踊不可禁禁之則深藏而不求出者多則賈不得不貴雖有智巧何以毋之。先王之布帛統而儲儲儉儉無法以廢徒肆其刑威而布績可擬而求其價之有常不可得已。

四 時之珍異亦如之

鄭康成曰薦宗廟之物。賈氏曰珍異亦是富人賤時預儲而貴時賣之。王昭禹曰四時之珍異乘其好僻而貴之禁其貴價則珍異少抑民之所好正矣。

九 國之賈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鄭司農曰謂官有所序賈賈師帥其屬更謂相代五月為官賈之均勞逸。若史氏曰嗣掌其月。

九 師從會同亦如之

賈氏曰此亦從行所在當直為官賈買也。

司饒掌慮市之禁令禁其閭鄙者與其暴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厲

遊飲食于市者

鄭康成曰司說禁暴亂。王昭虎曰管師華處刑禁矣司說又司

謂所宜非止於此九

鄭康成曰既謹也。王昭禹曰關以力爭蹙以口競。易氏曰說

則以強厘物亂則以私逆理出入相陵犯則縱惡害人者以爲違

飲食于市則恣情以亂俗者。王昭禹曰或工不第許飲者飲者

鄭錡曰爲治之道凶暴不去無以安善良強梁不逐無以保柔弱

古人有牧羊去敗群之說市者利之所在而凶強之淵藪也周人

將以安善良保柔弱使市不擾乃於十肆立司說一人專以察強

暴爲事處禁令於市以禁之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鄭錡曰以上皆不持故而誅者可持禁之不可而後搏也蓋王者

之刑皆不得已然後用禁之不可然後搏而戮之仁怨之道也

史氏曰先王有心於愛民故設吏以禁說後世有心於取利故設

吏以爲說民有一物吏思得之既不可以自取必藉姦民以爲囊

橐彼或不從則聞蹄說亂陵犯無所不至民不得已而予之吏既

受矣姦民於是愈肆吏方拱手聽命而敢搏而戮之乎是以欲行

禁暴當先擇吏之良者以處於上而下之姦民自化矣

司稽察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鄭康成曰司稽察留連不時去者。鄭錡曰周家於五肆則立司

稽一人使之微伺而陰察之非審察之久何以見其實名官曰稽

義如此

王昭禹曰司說十肆一人司稽五肆一人不言各掌與管師賈師

之屬異者蓋司說司稽以肆之數制其負而所掌則通一市焉。王。

氏詳說曰一官雖亦正政不有司密則何自同既故不言各掌。項氏曰犯禁則九犯市之禁者

○史氏曰不物不正之物奇滯淫巧凡不適於用者皆是也

項氏曰掉伺而擒之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賈氏曰市中之刑無過憲徇朴此掌執市之盜賊亦無過小盜徇

朴而已刑者必徇故徇刑兩言之。王昭禹曰執盜賊徇且刑之使衆知畏而不敢犯也

晉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聽其不正者

鄭鈞曰政之序官凡官府必有胥徒而胥者才智之稱蓋有才智之人為之市之有胥二肆則一人隸於胥師以給使令後世五百

政撥專執是者歸政數好敬緒也乃懷察各於所給度地而謀故也。王昭禹曰司市言執鞭度守門胥言執鞭度而巡其前者

蓋方入則守門已入則巡其前雖不同而執鞭度則一。鄭鈞曰又使之巡市肆之前凡坐者坐行者行者出入者入各有職業

不為游手者知其趨市之人其行坐出入不正者則掩其不備而捕之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鄭鈞曰若有罪則撻而戮之又從而罰之。易氏曰撻以示威戮以示辱是固惡夫固利而陷於罪戾也。鄭康成曰罰之使出布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鄭鈞曰肆者商賈所陳貨賄之區貨賄雜陳名實相亂貴賤相懸

別有受其欺者每肆立一長掌其次政令使陳貨賄者各為之區
別謂王所稱也名相近而實不同者使之相遠曰謂別珠
別謂珠而平布也王之稱似名為珠俱名或玉而實或百斤或數下則不得以名
幾夫愚民愚故別異令相遠使不得雜亂欺人也則不得以名
而眩實實相近而名不同者使之相逐病康或曰近者如布幣
之矣製而衣也則則名雖非而不失實乎其價正其物物不失實
價得其當肆之政令無出於此

欲其總布學其戒禁

易氏曰總布乃別肆之稅凡商旅之貿易賣價或以斗斛受之或
以權度受之總而名之曰總布史氏曰總肆其數。王昭禹曰
欲其總布者肆長欽而輸於壘人也故壘人之欲五布而總布與
居其一焉。黃氏曰戒禁蓋立持賣者之戒禁也。史氏曰欽布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
八十人

呂氏曰自泉府而上凡貨事係之鄉師自廩人而下凡穀事係之
遂人以此見古賦錢於市賦粟於野故里布屋粟固所有也。易
氏曰泉府宜列於天官今乃列於地官司徒之傷者以其掌市之
征布故爾。鄭鈔曰考其名錢之意曰泉者謂出於一孔曰布者
謂其布散於天下泉府所藏者錢布不名布而名泉蓋輕重效散
之權出於公上如泉之源當出一孔故耳

掌以市之征布欽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
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

賈氏曰征布即壘入欽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而藏之。鄭鈔曰
謂之征布謂以正取而得之也。黃氏曰欽市不售貨滯於民用

者用貨則歛不然則否。鄭司農曰物揭而書之物物為揭書其
賈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揚氏曰泉府之法非以
取利也歛市之不售所以便商賈使無滯貨不為其賤而買之也
以待不時而買者所以便民使無乏用不為其貴故賣之也。陳
君舉曰天之生物不自用之者人人有財不自用之者君繫
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君不理則權在商賈操市井之權
斷民物之命緩急民之所時有也雖賤不得不賣其價太半可
矣雖貴不得不買倍其本十百可矣民何以能育是故不售之貨
則歛之不時而買則與之物揭書之使知其價而以賤物以備
貸本以代生皆所以緩貧窶而抑兼并管仲平輕重李悝平糶書
昌常平皆古意也

以救穀而舉謂置市勸商謂成貨以屬商之利救其意為
利耳豈泉府之法哉

買者各從其抵皆都鄙從其主曰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鄭康成曰抵實抵字抵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賈氏曰謂

乃付之師解從其主之類是也。劉氏中曰時下才所謂賦者

皆從其民買者則本其食承地之主在朝若錄任也。保謂之如

黃氏曰主者別治大夫也釋謂以公卿大夫常在王朝其鄙則

遣人治之若季氏費宰公山弗擾之輩天子都鄙蓋亦然。賈氏

曰都鄙可兼大小都及家邑國人謂住在國城之內鄉六鄉之民
郊人即遠郊之外六遂之民。易氏曰有司則從其鄉遂之官
陳及之曰民買物於泉府必從其主從其有司何也蓋非賈買物
或置不急之務非官府為之節制則害財破家若此類其細已甚

陳君舉曰此特濟民之急權其出於取鬻則不可繼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鄭司農曰賒賈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賈賈物

王氏曰賒謂之賈則不歸入其類

也。劉勰中曰以上皆賒也故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謂言軍

不廢業故旬日可償喪事無過三月凶事廢業奪其運為以償者

也。若亦得無三日又謂一月也。

則貧者號呼乞貸而無所今也官給其物以應之立其期使償之

初無息取息於喪祭之家非仁政也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投之以國服為之息

鄭司農曰貸者謂從官借本。鄭康成曰有司其所借吏與之別

其貸民之物定其償以與之

息按目取求上齊賈取也服公事之服謂民之貸者謂本之後

更以服役公家幾日為息徐牧齋謂服如候旬服之服謂民之

貸者以其服之所出米輸彼此償直必不等除得本之外餘皆

為息二說俱勝注疏至李叔寶欲為責償出息之說以屋人所

征之布貸之於民使因其所服之業為生息之計如農服田野

之事蠲婦服絲枲之事息者亦如司徒以保息六卷萬民所以

保之使生息非責其利此說固好恐非臬府之所能鑑蓋臬府

所征之布將以欲商賈之滯貸不時而買者既捐以元賈有急

而賒者復償以元直至於民之稱貸又以附生息之罰其法窮

矣不如陳及之之說曰立法不惟以便下得其利而官失

其物則非法也臬府藏物多矣不賒貸與人則必至弊壞歲月

既久不可用賒貸與民轉徙於他所既得其利異時以元物

入官各責所有為息則官府亦得其便矣不特是也周禮凡高

賈豨有稅今市泉府物而貸之則免其稅既免其稅而貢息焉
何不可之有然必與有司辨而授之者防民之偽也世之姦猾
無行者巧偽曲說至官府而賄貨官府不知其姦而與之則異
日未必能償與其有司辨則不獲此患凡此等制得賈而後可
行否則不勝其弊王荆公呂嘉問為市易官措克細民聚訟滋
甚豪商大賈怨咨盈道及人有言則曰泉府嗚呼吾不知先王
之法使人怨咨而尚不頌哉

鄭鐸曰後世青苗取息名曰利之適以彌之非同家立法之意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賈氏曰國事謂有司為國家之事與作用財物者皆來問泉府取
財為具焉。楊氏曰泉府欲市之征布其所得幾何說者謂先王
所以變通天下之財者在此不知關兩待禮服以下皆經費也邦
之大用內待之小用外府待之泉府所謂國事之財用者特內
外府之待與夫經費之外者耳其所用而取具者亦可知矣。鄭
鐸曰泉府所入者皆財也故國之財用可以取具亦猶天府所入
者皆賦也故國之賦用取具焉

鄭康成曰會計也納入也。賈氏曰出謂出府會計用財入謂於
廩入欽取帑布已下納其餘者若國家來取財不盡而有餘則納
與天官職幣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三人史四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司門主王城十二門。賈氏曰始王城有十二門若紫
闥東成曰司門主王城十二門。賈氏曰按經每門九里旁三門四里

注
說文

若金城門校尉

開闢者此司門是也司門校尉十二門

愚按門關次於市官之後以關於門市常相聯設官以司之將以禦姦盜禁奇貨後世反恃此為征商之利孟子曰古之為關將以禦姦今之為關將以為暴

掌鑰管鍵

其後以啓閉國門

鄭驥曰天府宗社之重官禁之嚴四方之人畢趨焉則門之啓閉尤當謹而嚴故用下大夫掌校之以管鍵或謂齋搏鑰器也則又謂鍵為牛蓋以入者為牡者為牝謂用管籥以啓門用鑰以閉門王安石謂校鑰則以司門總統諸門故掌校之以啓門也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

愚按正故書為正如中度中數中量皆正也不物者既於出入之際而察之則貨賄皆可得而正矣

王昭揚曰不物有所幾而後審者亡靡者微貨賄有所正而後止者有者身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

陳及之曰所謂犯禁者即司市偽飾之法在民商賈二者十有二其也

王氏詳說曰賈人云犯禁者舉而罰之司門云凡財物犯禁者舉之司關云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而罰其人三者亦相為異同蓋司關之所舉者舉其不出於關之貨自內而出者由市及門由門及關自外而入者由關及門由門及市是關為內外之要津故人之貨必出於關不出於關則舉而罰之若夫司門賈人所舉者特舉其犯禁之貨言犯禁則不出於關者罰有所不及言不出於關則犯禁者罰必有所兼行然賈人司關舉而罰之至司門則舉而不罰蓋舉之在司關罰之在賈人而以其財歸司門耳不然

一犯禁之物贖又罰之司關又罰之何其酷耶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陳氏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教天下之孝慈況出身戮力而死於王事者上有父祖下有子孫棄而不養不足以相報養不以禮不足以示勸春養孤子以象陽之至秋享者老以象陰之成而外養酒正司門犒人各共其職事家人之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北域戰敗無勇投諸筮外以罰之罰其身而養其父祖子孫者不罰無以示義不養無以示仁春秋時齊將狄鄭屬孤子三日朝以乘車而繫兩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溫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魏文侯於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漢有孤兒兵皆有所為而然

祭祀之牲祭祭監

賈氏曰祭祀之牲牲即充人土散祭祀之牲。易氏曰此則受之

於無人者也故充人則責之國門而司門則責之監門。王昭禹曰有司門又有監門者蓋司門以下大夫二人為之其屬則有二十八士凡以摠管王城十二門而已至於十二門又各有士二人乃所謂監門也。王氏曰必使監門養牲則為其於郊於國各有所近便於其取夙夜啓閉未嘗之使便於養視且衆所出入其養視不謹易以幾察故也然而祀五帝享先王不徐之門則其致嚴又異於此矣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賈氏曰四時之祭門非一故云凡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廟門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又有為水泚橋若左傳莊二十五年大水用牲于門之事。易氏曰祭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特

受其共牲之餘者而用之

凡四方之賓客造_到焉則以告

鄭康成曰造猶至也。賈氏曰四方諸侯來朝觀至關關人告王

至郊郊人告王至國門門人告王王遣人往迎之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

士二人庖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康成曰關界上之門。賈氏曰王畿千里而面五百。王昭禹曰

在國曰門在境曰關。里開百里置三門亦計為一關之

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黃氏曰關在郊故曰郊關貨行於關門之內故稱國鄭謂商所發

司市之重節非也不惟市無節而貨方自外入安得遽發節於司

市凡節皆掌節符之重節付之司關使通貨賄賸謂與門市為聯

以聯門市則貨無所隱泄必以時雖欲獲利以病人不可得也

司貨賄之出入者

黃氏曰貨入司關子節乃得入門而達于市

掌其治禁與其征厘

王昭禹曰有以治而理之則貨賄之高下美惡無混雜之患有以

禁而止之則貨賄之靡害不物無交通之弊。賈氏曰治之對治

也。劉通曰掌其所治之禁謂厘不輸也。王訓謂開與以幾正此云治禁

史氏曰掌其征權與其厘積。易氏曰孟子云市厘而不征法而

不厘說者謂或賦其地之厘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

賦其厘厘則坐賈之所輸征則行商之所出故厘人掌斂市之厘

布而入于泉府泉府又以市之征布而斂不售之貨是市有征布

又有壘布若關則無壘布而有布何者司關掌貨賄出入是有
行商之征布關無市官之法安得有市宅之壘布然此所謂征壘
者是辨其合征合壘者而關白焉故司關征之又五百里至於國
門國門雖有不物之幾而無貨賄之征蓋市則行商有布坐賈
有壘布此司關所以掌其征歛而關門市也。張沂公曰王制曰
古者關義而不征稱商之時也商以國用少不征猶得周以後
國用彌廣不征不得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陳及之曰鄭氏謂從私道辟稅非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
公立法關有開稅壘有壘稅蓋以商賈利多於農苟不征之則未
作多而務本者少然既稅之關則不征其壘既征其壘則不稅之
關取之甚優何至於辟稅哉蓋不出於關必為飾之物司市所禁
以開民利者故以舉其貨焉以去其飾而皆公也率其貨開關以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

鄭康成曰商或取貨於民間無節者至關關為之壘節及傳出
之其有壘節亦為之傳傳如今移過所文書。王昭禹曰節以驗
其物傳以書其數。鄭鈞曰既授以節又為之傳使所至無留礙
黃氏曰節傳非司關所得為凡所達貨賄雖不自市乘由門至關
不由門徑達關司關皆以節傳出之達之于其所至入無傳出有
傳掌節所謂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輸之者也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

鄭司農曰凶謂凶年飢荒札謂疫死亡無關市之征者出入無
租稅。王昭禹曰司門幾出入不物者則關門固亦有幾矣今以
荒札之時宜去幾矣然而不已焉故曰猶幾春秋傳曰猶可以已

而不已之辭稿故多藏於細微發於人之所忽故雖凶札之時猶幾

凡四方之賓客故暗開則為之告

鄭康成曰謂朝聘者故開猶謂開人也。鄭鈺曰四方賓客故開求入朝暴客不可不防賓客不可不送故為之告定王使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楚候不出疆司空不視塗單子歸告王曰陳侯必有大咎國必亡周之秩官有曰敵因雲至開開尹以告司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狗出郊勞司理授館由是言之門吏之告禮賓防姦之意兩存焉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納之

賈氏曰外之送令謂從諸侯之國畿外而入者則開人以節及傳內之至王內之送令諸朝有王命從王國而出則亦以節傳出之送至畿上朝廷以節傳出納之則下皆以上送而王命南來四方從諸侯亦以令為送○王昭禹曰節所以為驗傳以輔節所以防姦也

陳君舉曰先王之制寢室有闔閭里有閉出有棘柱居有郭郭以達門闔皆納民於軌而禁其非義自畿而達之外國與之節而掌於王官其不同者則不達而天下如一是以諸侯無私會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說民各土著周夷國自為政魯廢六關秦人焚節廢馬檄道成人掌管惟馳車是利無所稟命蓋王官之守不行於外敢矣漢文又去關禁當時矯偽而出乘傳而行郡國出粟賦錢無取如何尋創七國之疆後援用乘武帝增至三輔都尉讖祭至有諸侯以關入免者綱紀太密東都有關都尉矣

鄭景望曰說者以縣門市參相聯比檢得商也貨不出關謂從稅

道出辟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司門幾出入不物者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凡此與後世州縣征稅之場關檢要邏刻覈賈何以異曰否王政之所禁為夫未勝而本蓋微姦欺得志而移俗習故夫檢商之政示篤本而正民志也夫負販之民質易之際欺者得利則信實者安得不易慮而為欺姦者得利則純直者安不相怵而為姦故閉市以參懸之壘節以出入之舉其貨罰其人以懲畏之此非以為征利也設防於趨利之氓養其信實純直之心出入不物幾奇袤也財物犯禁惡逐末也用犯禁之財物養死政之老孤示先義也先王道民非有物以與之第窒其趨惡之路使欺不得設姦不得行此立法建官之意與後世專於殖利者可同年而語哉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康成曰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呂氏曰按春秋司城蕩意諸采奔劾節於府人即此謂府二人者也古者必有府人藏此節所以効於府人。賈氏曰節連於門市故亦連類在此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王氏詳說曰邦節者下文所謂玉節角節用之於內外諸侯虎節龍節入節用之於邦國使者符節璽節用之於司門關司市及鄉逐之間摠而言之皆邦節也鄭氏以典瑞之珍圭牙璋琥圭琬圭球圭為邦節且掌節自掌節典瑞自典瑞焉可以珍圭牙璋之類而為節乎

黃氏曰掌節在關取乎便也節皆邦節有守節有行節玉節邦國守之角節都鄙守之是謂守節使節及門關道路之節皆行節也必自掌節出鄭言關市道路之官皆得為節如此則雜主掌節何

以設專職哉。鄭康成曰王有命則別其節之用以授使者。鄭
鐸曰命出於一人無敢不信而矯誣以作命者殆或有之故王雖
有命必用節輔之以為信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鄭康成曰玉節之制如玉為之以命數為大小角用犀角其制未
聞。易氏曰玉則美在其中而暢達於外諸侯之象角則致力於
內而捍禦外公卿大夫之象守則守節之義。鄭鐸曰命為諸侯
使守邦國者用玉節以輔之玉所以比德凡出封而為邦國之君
者皆有君子之德命為君長使守都鄙者用角節以輔之角之為
物上窮而善觸都鄙之長職當外禦其侮內蕃王室也康成謂諸
侯於其國中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有節以輔之故
用玉節用角節似失之矣

九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
蕩此堂輔之

鄭鐸曰王者遣使行乎天下何所往而不通然無節以為信則詐
心或萌於所遣之人而疑心或起於所至之國故必持節然後行
前言玉節角節則王命之守此言虎節人節龍節則使者執行以
為信所往之國有平地山澤之不同鑄金為節各為虎龍人之象
山國多虎澤國多龍平土之地則人之所聚如晉楚之多山吳越
之多水陳鄭之平原曠野規其所執之節可明其所往之邦孰敢
矯誣以妄適哉。王昭禹曰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不言小行人
掌謂之邦節所謂邦國之使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
所達謂之天下之節則所謂龍節人節虎節管節邦國都鄙使者
所執非王官所掌掌節不言都鄙之使節則使都鄙者無節以旌

節行之而已

鄭鏐曰節皆用金取其寒暑燥濕不能變也使者執節亦欲不更所守故有取於金焉輔節必以英蕩所以護其外蕩竹也所謂珪琕篠蕩是也以蕩為函畫為文報使其英華外者內有不變之剛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而重使華也。王即為曰詩曰二子于時細○易氏曰金以為之鑄象有堅而不變之義蕩而加以英飾有儀文相接之禮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至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及節

鄭康成曰門關司門司關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九民遠出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由門者司門為之節入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徙則鄉遂大夫為之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至節主以通貨賄非必由市或賈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璽節者今印章旌節今使者所持節也○王氏曰門關則以符合之質期則以璽驗之道路則以旌表之。黃氏曰節皆自掌節出符節付之門關之官璽節專之司關旌節付之道路之官鄭曰鄉遂大夫是也此專為民徒及有徵令者也使隨享用之王使旌節掌節子民之自外來者皆當有路節由都鄙者都鄙子由甸犗者甸犗子至關司關留之則子符節而入至門著出入之日出關反符節司關還其所留節而子之自內出者於其所由予路節有傳鄭言唯時事而行不出關不用節是也蓋關門之內常往來者也有期及節不獨民與商雖門關道路之官亦有期而及之反而復予路則更為邦國都鄙

節行之而已

鄭銜曰節皆用金取其寒暑燥濕不能變也使者執節亦欲不更所守故有取於金焉輔節少以英蕩所以護其外蕩竹也所謂珪琕條蕩是也以蕩為函畫為文彩使其英華外著內有不變之剛外有可觀之文尊王命而重使華也。王昭曰詩曰二子並美未幾歸秦則英之節細○易氏曰金以為之鑄象有堅而不變之義蕩而加以英飾有儀文相接之禮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玺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及節

鄭康成曰門關司門司關貨賄者主通貨賄之官謂司市也道路者主治五涂之官謂鄉遂大夫也九尺遠出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由門者司門為之節入由關者司關為之節其商則司市為之節其以徵令及家徒則鄉遂大夫為之節唯時車而行不出關不用節也變司市言貨賄者玺節主以通貨賄非必由市或貨於民家焉變鄉遂言道路者容公邑及小都大都之吏皆主治五涂亦有民也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璽節者今印章旌節今使者所持節也○王氏曰門關則以符合之貨賄則以璽驗之道路則以旌表之。黃氏曰節皆自掌節出符節付之門關之官璽節專之司關旌節付之道路之官鄭曰鄉遂大夫是也此專為民徒及有徵令者也使隨事用之王使旌節掌節子民之自外來者皆當有路節由都鄙者都鄙子由甸稍者甸稍子至關司關留之則子符節而入至門著出入之日出關反符節司關還其所留節而出入之自內出者於其所由子路節有節言唯時車而行不出關不用節是也蓋關門之內常往來者也有期及節不獨民與商雖門關道路之官亦有期而及之反而復子弊則更為邦國都鄙

使節又必有時守節易世而反則復予此皆掌節專行之職。鄭康成曰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車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放適

鄭氏曰龍節虎節人節以金為之輔之以英蕩至於符璽三節不言輔者以下文有以傳輔之言凡則六節皆輔之以傳矣但以金為者既輔之以英蕩又輔之以傳以竹為者不過以傳輔之春秋之時所謂龍節者輔以玉而不輔以英蕩昭二十九年公在鄆使公行獻龍輔於齊侯說者以為龍輔玉者名所以取之輔龍節者矣至西漢時有銅虎符是龍節之屬皆以金為之竹使符是旌節之屬皆以竹為之周制行於漢而不行於春秋悲夫

九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鄭康成曰先必有節言遠行無有不得節而出者。鄭鑄曰通達於天下非止於一鄉一州可不與之節乎雖有節以為信必有傳以為輔傳者所以書其事二者相依而行是以有輔之之義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鄭康成曰圍土紉之

孫氏曰先王之防範斯出使猶猶然入于矩度之內而無敢放意肆行自陷於顛越不恭之域以有此具也夫制為之節達之天下同其法則居邦國都鄙守之以為重適郊野四方者執之以示信命令假之而行貨賄待之而通故淫明比德不得逞其私合黨締交不果遂其志夫一物之微所係於人心之操舍國勢之安危若定其切豈非先王取天下機要哉



